K100

F 1
キ-57

金匱玉函要略私講

桂山先生曰、案張仲景自序云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梁七錄張仲景雜傷寒十卷新唐藝文志傷寒卒病論十卷此乃今所傳傷寒論呼證十六卷者是也卷中之十卷其六卷則雜病論即今金匱要略其遺佚者（元鄧珍序中亦嘗引之○淳按據外臺呼引玖之其數十八卷而十六卷者蓋傷寒六卷雜病及婦人小兒十卷）玖千金方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隋巢元方作病源論其傷寒門中有傷寒論文而不著仲景之名蓋據小品呼引而收載矣然於其婦人三十六疾則云仲景義最玄深非愚淺能解巢氏豈特寓目於雜病論而未及見雜病論耶後天寶中至王燾撰外臺秘要孫氏豈特得研傷寒論而未及見雜病論耶（○淳按此非寓目於雜病論蓋外臺呼引而及此諸者）孫思邈晚年獲仲景原本收翼方第九卷第十卷中而他門並無引仲景者載此書方藥而云出張仲景傷寒論乃其不易舊目者原書或僅存於臺閣中而王氏特得窺之耶意者仲景之書自晉經隋唐或顯或晦或離或合其傳不一如此蓋唐時有合傷寒雜病論改名金匱玉函以傳之者（今王函本是係乎唐末人呼號即是傷寒論之異本如其總例則於晉及六朝經方中而湊合呼後即今行王函經其遺佚者別有說此不贅）後人因刪畧其要約為三卷更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欲不爾則其呼以名要畧之義竟不可曉焉況林億序云傷寒文多節畧傷寒乃有傷寒全本故知其多節畧至雜病則雖無他本可改以傷寒例之則其節畧舊文可復知也林序又云依舊名曰金匱方論係五代時改名耳然周禮疾醫職賈公彥疏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

4冊
490.9
K-9
1
NO.2641
IR IC100
1566

百藥則炎帝者也今要略無此文豈係其所刪畧耶以此知唐時已有金匱之目必非五代時改名也而隋及舊新唐志中無仲景金匱玉函究其目之所繇晉書葛洪傳云洪著金匱藥方百卷據肘後方及抱朴子自云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則二者必是一書葛洪所命書即唐人尊宗仲景者遂取而為之標題以珍秘不出之故著録失其目欤林億金匱玉函經疏云録仲景有金匱録故以金匱玉函名取寶而藏之義也案仲景金匱他書無其目唯宋本及俞橋本趙開美本林序後有一小序云仲景金匱録云云惟出于此予每疑之然宋本已載之則此必經證亦是通流之筆耳

金匱 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高紀如淳云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保慎之義 **玉函** 王子年拾遺記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神仙傳衛叔卿入太華山謂其子度世曰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云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 **要略** 淮南要略訓高誘注曰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莊庭先生曰按廣雅云略要也王念孫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此其大略也趙岐注云略要也又說文云略經略土地也段玉裁注云引申之凡舉其要而用功少者曰略一者對詳而言觀此諸說則要略二字其義更晰矣

慶應丁卯九月十二日起業此日辰當戌舶君着帶

新編金匱玉函要畧方論序

趙本亦無新編二字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趙本雜作卒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淳按附方所謂肘後千金及翼外臺等之類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畧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淳按其體式稍与玉函經相似乃錄而傳之士流才纔數家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淳按狐惑篇苦參湯水氣篇杏子湯瘡癰腸癰篇黎芦甘草湯瘡癰篇黄連粉妊娠篇附子湯婦人雜病篇膠姜湯之類凡六方並有派無方者也或有方而無證淳按中風篇頭風摩散虚勞篇天雄散瘡癰篇排膿散及排膿湯之類凡四方並有方無派者也救疾治病其有未備 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

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程曰即瘧病牡蛎湯中風侯氏黑散之類以其傷寒文多節畧故取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古本文作又趙本作文是古本趙本斷作所斷百二十九方餘俱附方淳按仲景原方二百三十九内六方見上附方二十三合二百六十二方也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程曰仲景只二名曰金匱方論臣亦嘗讀魏志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桂山先生曰魏志華佗傳云陀臨死出一卷書与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陀亦不強索火燒之此陀書無傳明矣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亦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桂山先生曰張藏活人書序云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襄陽府志同而丁

德用注難註則曰雜註歷代傳之一人至魏華佗乃燼其文於獄下此則雜註為燼餘之文此皆実無其事不過籍佗而神其書耳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賛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

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新編金匱要畧方論卷之上

原文一依俞橋本、俞氏明嘉靖中人、其校本係　皇朝翻彫、雖非原本、其體式頗与古本相合、桂山先生曰、古本未知何朝代所刻、陸是南宋書、恠所刻、故今一以之為正、然文字訛舛缺落亦不尠、故以徐鎔本校正之、其所校正者、皆朱書其文、使新舊必分、字不雜糅、○淳校徐本、此卷首与俞本同、其他則無新編二字、有玉函二字、趙本亦無新編二字、桂山先生曰、攷林億等言、其有新編字、當是宋板之舊、古本亦冠新編二字、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蓋庭先生曰、按傷寒論每篇首冠以辨字、今要略無之者、蓋後人所刪也、外臺療瘧方、引張仲景傷寒論每條首有辨瘧病辨瘧脉等字、亦足以證、

論十三首　三當作五、

脉證二條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徐曰、醫中有大関目、不可專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數十端、以定治療之法、此則論五行相尅之理、必以次傳而病、亦當預圖於早、勿待病成方治、以貽悔也、治之預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曲突徙薪之熏、宜加於焦頭爛額之上也、程曰、治未病者、謂治未病之藏府、非治未病之人也、先考曰、四氣調神論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逆

從蒁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七十七難云、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謂也、然、呉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与脾、故先実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魏曰、先言肝者、以四時之氣、始乎春、五藏之氣、始於肝、洪範言履端于始、序則不愆、故先引肝以為之準云、尤曰、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時氣論）法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実脾者、助令氣王、使不受邪、呉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夫肝之病、補用酸（酸）醋、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趙本、醋亦作酸、○尤曰、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経以辛補之、說不同、然肝以陰臓而含生氣、以辛補者、呉以助其用、補用酸者、呉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千金呉謂心王則氣感於肝也、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者、越人呉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朱曰、酸為肝之體、酸入肝、補其正以瀉邪也、苦為木之用、苦入心、養其子以助正也、甘味入脾、兼能緩肝、和調兩臓、今弗相戕也、尤又曰、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虚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虚則用此法、実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臓腑惟虚者受之、而実者不受、臓邪惟実則能傳、而虚則不傳、故治肝実者、先実脾土、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虚者、直補本宮、以防外侮之端、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実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程曰、愚謂見肝補脾則可、若謂補脾則傷腎、不可傷乎、火盛則傷肺、肺可傷乎、然則肝病雖愈、又當準此法以治肺、治腎、五藏似無寧日也、傷字當作制字看、制之則五藏和平、而諸病不作矣、尤曰、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実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腎実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肺、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虚、及其子何制金者少、而呼傷者反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強木之有哉、柱山先生曰、傷腎三因引本経作制腎、程注蓋本于此、肝虚三因作虚肝、今據尤注、以十五句為注脚、則文義相接、旨趣明晰、不必作虚肝也、肝虚則用此法、実則不在用之、經曰、虚虚実実、補

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佳準此古本趙本並佳作準○八
、損不足而益有餘鑑云中工不曉虛實者瀉之是為虛、實者補之是
為實、非其義也上工知其虛實補其不足損其有餘是其義也薄按此條
當作四截看條首至惟治肝也是一截此言病傳相尅之理也夫肝之病至
甘入脾是一截此言肝病虛實治法肝實以甘味實脾土肝虛以酸味補本藏脾能傷腎至要妙
也是一截此應首段再明相傳加其邪傳腎故當先實腎若不實則腎氣微弱而水令不行心火氣盛遂其
害及五藏肝虛以下承前段夫肝之病云、數句言肝虛則宜補用
酸助用焦苦實則當以甘味益脾氣也注家以十五句為注脚恐非

夫人稟五常徐彬本沉本金鑑周本稟作秉醫心方引醫門方作凡人性稟
五行○沉曰此條是書中大旨通部之綱領前人誤編次章茲
冠於首以正頭緒不致紛紜也五常者五行也夫人秉五常即秉天地五行陰
陽之常氣桂山先生曰文子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稟天地五行之
氣而生薛生曰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注五常五行也禮運云故人者
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
行之端也因風氣而生長沉曰氣即風也然風即東方甲乙生發之氣為四
時六氣之首而天氣化生長養萬物必隨八風動
盪之機而發、則寒暑燥濕火相隨應時而化人感此氣而成病因風氣而生
長薛生曰楊上善太素註注云風氣一也徐鏗為氣急疾為風人之生也

感風氣以生其為病也因風氣為病是以風為百病之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
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沉曰風有邪正正風者即溫和之風生育萬物也邪風者乃飄颺之風肅
殺萬物故以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荀子云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沉曰風氣雖能長物還能為害傷人如水
其生物有力則其害物亦有力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
人多死古本真作負○沉曰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者謂人之內氣不虛
則不受邪而為病也若天氣寒時而反熱、時而反寒為客氣邪風
中人多死乃謂衝方來者傷人之風也千般疢難不越三條薛生曰疢災作疾為是○沉
曰凡人身之病不出表裏陰陽內因外因不內外之三因故曰千般疢雖不越三條薛生
先生曰集韻般字下云亦數別之名桂山先生曰疢疹同疾也一者經絡
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
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
傷以凡詳之病由都盡趙本凡作此為是○沉曰一者注絡受邪
入臟腑為內所因即大邪中表感冒風寒

傳誌入裏乃誌絡受邪之病也二者邪從四肢九竅入於血脉肌肉筋骨壅塞不通即拘攣癰瘍風痺之類為外皮膚疼痛是軀殼井榮俞募原受邪為病也三者不從六淫而因房室蟲獸疼傷為不內外因即自作勞傷之病也尤曰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疼痛為外因五藏情志疼感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疼傷為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容氣邪風為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為內外而以誌絡藏府為內外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故以病從外來者為外因從內生者為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疼生者為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与仲景近傳可也桂山先生曰陶弘景肘後百一方以內疾外發他犯三者分為上中下三卷蓋本于此條而義少異無擇則依陶氏疼以与本條之旨不同小島寶素君曰陳天笠三藏真諦譯迦毘羅仙人金七十論云三苦一依內二依外三依天此亦論三因与誌旨略相似茝庭先生曰金鑑以為內因中虛外疼因中実不內外因非中外虛実

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 桂山先生曰忤逆也戾也

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 古本腑作俯○徐氏以為此三句應前內因一段

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 古本才本亦作才是趙本作纔灸作灸為是○徐氏以為此四句應前外因一段桂山先生曰一切誌毒義云凡人自摩自捏申縮手足除勞去煩名為導引若使別人握擲身體或摩或捏即名按摩也莊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誌鳥申為壽而已道書口吐濁氣曰吐故鼻納清氣曰納新此疼謂內丹外丹也膏摩即摩膏之謂玉函誌總例云湯散丸藥鍼灸膏摩一如其法金鑑以為按摩誤

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之 古本竭作竭趙本同之作乏是○徐氏以為此二句應前房室一段茝庭先生曰無犯王法蓋謂無犯王者之法律以罹愚劓刖宮等刑白虎通云犯王法使方伯誅之柳澥先生曰竭乏即內誌以欲竭其精之義

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 趙本遺作遺○為是沉曰靈樞蝸螺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故得三焦之氣統領氣血津液充溢臟腑腠理則邪不能入疼謂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茝庭先生曰更就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句攷之則三者房室下恐脫服食二字否則彼句內蘊有服食失節乎如此看做殆覺上下相應於病理亦相叶而更能無犯王法以下五句都應前房室一段又按喜多村直寛曰服食即衣服飲食之謂靈樞篇云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可以徵焉斯說得之

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古本真作貞○程曰腠理一作膲理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元真之疼湊會血氣之疼灌滲也理者有粗理有小理有密理有分理有腠理此皮膚之理也腑之環迴周疊藏之厚薄

結直此藏府之理也沈曰三焦之氣充溢躯殼臟腑肌肉皮膚相合腠隙之路為勝故為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呼注而精津血液澆灌滋滲臟腑筋骨肌肉皮膚出入之竅為理故為皮膚臟腑之文理總皆賴三焦之氣充溢臟腑津液實之則勝理密而不受邪為病也鑑云勝者一身空隙血氣往来之處三焦通會真元之道路也理者皮膚藏府內外井然不亂之條理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

徐曰此段乃醫家之望法也鑑云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氣者五色之光華也程曰內經（脈要精微）曰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五色微脫可以目察鼻者明堂也明堂潤澤以清則無病

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

（原注）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　千金翼引仲景作腹中冷若痛者死○尤曰鼻頭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賊也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莖庭先生曰按魏曰鼻為肺之開竅而主一身之元氣者也五藏之氣莫不稟受于肺而五藏之真色亦必隨氣之出入而發見于鼻頭此鼻頭必以可驗五藏之真色也此解与尤意異然宜備一說

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

尤曰腎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負而腎氣勝之故有水氣莖庭先生曰痰飲篇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羞与本條相發

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

周本胸上作胸中○尤曰色黃者面黃也其病在脾〻病則生飲故胸上有寒〻飲也色白者面白也亡血者不華於色故白血亡則陽不可更越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其為虛陽上泛無疑故死莖庭先生曰色黃者色白者二証沈魏朱屬之鼻頭揆千金方云論云鼻頭微白者亡血設令微赤非時者死病人色白者皆亡血也又云凡人候鼻頭色黃法小便難也蓋是三家所本

其目正圓者痓不治

趙本痓作痙為是○尤曰目正圓者陰之純也痓為風強病陰純陽強故不治徐曰目為五藏精華之所聚神氣之所生正圓則目瞼不轉而至于痓是陰純產婦多痓亦主陰也今之正圓陰純無疑故曰不治（靈注）水氣篇云水病人目下有泡

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尤曰痛則血凝注而不流故色青勞則傷腎故色黑注（靈注）脈篇云腎虛者面如漆柴也風為陽邪故色赤脾病則不運故便難色鮮明卧驚面目鮮澤也桂山先生曰靈五色篇云青黑為痛黃赤為風白為寒餘當參考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

千金翼師曰作仲景曰○徐曰此段乃醫家聞法也語聲寂〻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謂靜嘿屬陰而厥陰肝木在志為驚在聲為呼今寂〻而喜驚呼知屬厥陰深入骨節間矣語蔽醫燈讀燼

云、欲言復寂忽又驚呼、非深入骨節之病不如此也、況骨節中屬大筋、乃肝合骨乃膽主驚呼亦出于肝膽故耳、五牛道人金匱折義云、竊謂驚呼者、卒然發聲氣也、今世痛風等症、不勝其痛楚也、喜發聲氣以自佐、魏曰、此亦的拳其一二以該之、示人引伸觸類之義也、

語聲喑 喑□然

喑然不徹、是胸中大氣不轉、壅塞金氣、故不能如空谷之音、所以知病在胸中腸間、經謂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脈要精微論、其此欬、尤曰、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聲燈謄焰云、徹言復寂忽又喑、低渺之聲、聽不明徹、必心腸間有所阻礙、蓋庭先生曰、按喑當与闇通、周禮典同職、微聲闇鄭玄注、闇聲小不成也、

語聲啾 二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原注一作痛、○徐曰、謂頭中有病、則唯恐音氣之上攻、故抑小其語聲、而引長發細耳、医燈謄焰云、啾字語聲啾、然細長者、謂啁、噍、噦、小而悠長也、因不敢使氣急促動中、故知腹中病也、腹中有病、而有氣急促動中者、此說未為得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趙曰、此仲景因呼息以為察病之法、与後條吸而肩動也、心中堅、邪氣堅痞於心中、格阻其正氣之升降、故息而肩搖也、而邪実正虛、猶當加意也、鑑云、搖肩、謂擡肩也、心中堅、謂胸中壅滿也、

息引胸中上氣者、咳、則氣亂而逆、故息引胸中、喉中作瘡、梗氣者、欬病也、

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魏曰、息張口短氣者、鑑云、呼吸引胸中之氣上逆、肺藏津枯氣耗之可驗者也、故知為肺痿、而兼有唾沫之外證、可徵信焉、蓋必津枯氣耗、而後口乾沫黏、反欲多唾、又無津而但沫也、此肺病之洞然者也、鑑云、呼吸張口不能續、自似喘而不太肩者、短氣病氣也、欬時唾痰嗽也、若欬唾涎沫不已、非欬病也、乃肺痿也、蓋庭先生曰、沈氏以為此言喘息有痰氣、肺脹肺痿之別、其說似是、然不及魏之穩切、但魏唾沫解從非、沈曰、肺熱葉焦、氣弱不振、津液化而為涎、上溢於口、故吐涎沫、似是蓋古所謂沫者、即今之痰涎、不必是白沫、又金鑑痰嗽肺痿之雜欠妥、又按徐氏注上氣色條有曰、但望法貴在神氣動靜之間、此言甚妙、如欲候氣息者、最所宜加思矣、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沈本吸作息、誤、○尤曰、息兼呼吸而言、吸則專言入氣也、中焦実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數、猶促也、下之則実去、氣通而愈、若不係実而係虛則為無根失守之氣、頃將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実而元氣虛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淳按也字宜作者字看、

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尤曰、其実在上焦者、氣不得入而輒還則

吸促、猶短也、実在下焦者、氣欲歸而不驟及則吸遠、猶長也、上下二病竝閉藏氣、非若中焦之実、可從下而去者、故曰難治、桂山先生曰、按金鑑云、吸促之促字、當是遠字、吸遠之遠字、當是促字、方合病義、必傳寫之誤、此說於義相畔、不可從、蓋庭先生曰、按朱以上焦下焦二句為虛者不治之注脚、謬矣、呼吸動搖振二者不治、魏曰、至於呼吸之間、周身動搖振、然是陽已脫而氣已散矣、又何以為治、故言不治也、右俱就氣息以決人之生死、人之生死原于氣、就此決之、誠一定而無舛者矣、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蓋庭先生曰、按此言脈不言色、下文言色不言脈、是互文見意、故結以非其時色脈句、鑑云、寸口者、統言左右三部脈也、脈動法乎四時命乎五藏、然必因其王時而動、則為平脈也、徐曰、謂鼓而有力為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旺於春、隨其時色當青、脈當弦、此不病之色脈也、若色反白、脈反浮、此非其時、乃病之色脈也、四時準此、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徐曰、此論天氣之至有過不及、不言及鑒、然而隨時制宜之意在其中、尤曰、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

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温和、尤曰、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當兩水之候為正、兩水者、冰雪解散而為雨水、天氣温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剥不極則不復、夏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熱、陰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温和者、不得与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桂山先生曰、按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云云、本見于七難、而易通卦驗、演而論之、文簡不録、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和、此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

為至而太過也 趙本為至而不至也上無此字古本大寒作火寒並非○尤曰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時則氣之有盈有縮為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為能与時消息而無忤耳先考曰素問六微旨大論云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氣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氣有餘也山田業廣曰傷寒例有按斗曆占時候等文知古人察時氣調否之意亦深矣或謂此條不関医治謬亦甚

師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

徐曰前後分浮脉之陰陽而定表裏此仲景叙論也沉曰此以関脉前後分表裏而辨内傷外感也前者関前寸口脉也寸口属陽主表而浮者在前邪在於表即風中於前之外感也後者関後尺脉也尺脉属陰主裏而浮者在後為病在裏即内傷精血之病也桂山先生曰按十四雑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張世賢曰前者謂寸後者謂尺正与本條之義合矣先考曰脉要精微論云前以候前後以候後

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沉曰兩尺主腎其脉貫脊陰虚陽盛則見脉浮精血虚而受邪痺著不行不能上貫於脊腰痛背強不能行精虚不能摂氣帰源氣反上逆故短氣而急也桂山先生曰楊雄方言極疲也沉訓急未知何據溥按黄疸篇云尺脉浮為傷腎丹水子曰此間

上下有闕文誤字恐非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 桂山先生曰按註云今内経雖無所改

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程曰厥陰内経謂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素論厥此厥陽獨行之義也

問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傳血氣入臓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 趙本傳亦作搏為是脉註寸脉作寸口何謂也作不知人千金作寸口脉沉大而滑沉即為血実滑即為氣実血氣相搏入臓即死入腑即愈以下无○尤曰実謂血実氣謂氣実氣相搏者血与氣并而俱実也桂山先生曰按寸脉通三部而言血氣程本作厥氣金鑑云寸脉沉大而滑沉則為氣実氣相搏之十八字文理不順衍文也血氣之血字當是厥字始与卒厥相合必傳写之誤也並似有理然據尤注義不相乖姑従之薗庭先生曰按此條脉註題云平卒尸厥脉證巢源載之尸厥候中而雜療方尸厥下原注曰脉證見上卷者徐鎔以為此條則殆是病鵲呼療虢太子之病也又素陽明脉解篇厥逆連蔵則死連註則生

師曰唇

口青身冷爲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即愈

脉証無口字和上有温字即愈作而復自愈○尤曰五藏者藏而不写血氣入之卒不得還神去機息則唇青身冷而死六府者傳而不藏血氣入之乍滿乍写氣還血行則身和汗出而愈証云血之与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卒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是也素調論注論沉曰邪氣入藏神明昏憒卒倒無知謂之卒厥

問曰脉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

絶似脫非真脫也蓋暴厥之屬証平脉法曰跌陽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鞕又曰少陰脉不至腎氣微少精血爲尸厥即脉脫之謂也厥病入臟者深而難出氣弱不復則死入腑者淺而易通氣行汗出即愈鑑云趙良曰脫者去也証脉乃藏府之隧道爲邪氣所逼故絶氣脫去其脉而入於內蘭軒先生曰按脉脫句言病人脉絶其病入藏即死入府即愈也楊洁先生曰脉即血脉係血氣之省文攷字書脫或然之辭宜爲助語看始妥脫本外脫之義脫而稱入甚不相協素方盛衰論脉脫不具診無常行吳注云脉或不顯也可以相證矣云云淳按此說却鑿前條云脉沉滑此云脉脫蓋對示脉虛実以備參勘耳矣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尤曰浸淫瘡云之浸淫不已外臺引肘後呀

諤轉廣有汁流遶周身者也從口流向四肢者病自内而之外故可治從四肢流来入口者病自外而之裏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尤曰李瑋西云病在外二句槩指諸病而言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裏者死如痺氣入腹脚氣衝心之類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制掣痛周曰此總内証所苦之病而爲之分陰陽表裏臟腑著所因頭不致散而難誓也如三陽在外病頭痛等六証則各有所行之証各顯本証之証三而六之非十八乎而三陰之在裏者亦然程曰陽病屬表而在絡故一頭痛二項三腰四脊五臂六脚制掣痛此病在三陽三六一十八病親曰大約陽病皆軀殼以外之病而陰病皆軀殼以裏之病耳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程曰陰病屬裏而在藏府故一欬二上氣喘三噦四咽五腸鳴脹滿六心痛拘急此病在三陰三六一十八病合爲九十病也桂山先生曰咽沉以爲咽痛恐非廣韻咽一結切音噎喉咽也蓋咽中喉塞之謂五臟

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劳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

其中周曰五臟各有十八合計為九十病其為病則於靈柩論心脈為瘈瘲班氏可考矣若六腑則何如腑居內而合於經者也故邪之在腑者合外於經其受患為淺而欲散不難不若五臟之深且甚焉故曰微也其為病內統內外而言之也人之一身上下表裏盡之矣況曰六微者小邪中裏邪襲六腑桂山先生曰案十八病九十病金鑑不釋為是六微亦未詳何義程曰見千金未有所考葢薛先生曰後漢書郭玉傳方診六微之技亦不審其義徐曰今附千金所述五勞七傷六極以備攷五勞者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七傷者大飽傷脾大怒傷肝極力舉重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六極者氣極血極形極骨極肌極精極也又附婦人十二瘕九痛七害五傷三固為三十六病者以備攷十二瘕者謂所下之物一如青泥二如青血三如米汁四如赤皮五如膿痂六如豆汁七如葵羹八如青水十如米汁十一如月浣十二如經度不應期也九痛者一如疑血九痛二如蟲齧痛三如刀刺痛四寒冷痛五月水未瀉痛六氣滿注痛七汁出陰陰痛七害者一妊娠害七傷者一孔痛二中寒熱痛三小腸急牢痛四臟不仁五子門不正三固者一月水閉塞不通二絕產乳三羸瘦不生肌肉

清邪居上濁邪居下 陰陽應象大論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辨脉法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鑑云清邪居上謂霧邪本乎天也濁邪居下謂濕邪本乎地也周曰清濁大小邪者一為霧露一為地濁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

大邪中表小邪中裏 鑑云六淫天邪故名大邪六淫傷外故曰中表也七情人邪故名小邪七情傷內故曰中裏也尤曰大邪漫風雖大而力散故中於表小邪戶牖隙風雖小而氣銳故中於裏程曰風寒即大邪故從表入榮飪即小邪故從口入即後食傷脾胃也周曰百病之長傷人之陽者殺之氣傷人之陰者是也薛先生曰注家於大邪小邪迂曲費說甚失經旨不知三節互相照應大邪言風小邪言寒其義瞭然周氏所解殊卓葢風則泛散故稱之大寒則緊迫故稱之小且風之傷人為最多寒則稍遜亦其所以得名欤風性輕揚故先中表而令脉浮寒性慓悍故直中裏而令脉急

榮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 類聚趙本飪作飣為是○鑑云榮飪者飲食故名曰宿食也周曰從口入者為內傷亦足使人發熱腹痛喘呕脹滿不去其陳而致新不足以為功桂山先生曰榮趙本釋音榮音穀即穀也棄此古文異構詳見于方氏通雅飣飪熟食也蘭軒翁曰按北齊道興造像記有榮利即穀利也柳洲先生曰盧文弨鍾山札記詳辨榮字宜參

五邪中人各有法度 鑑云五邪謂風寒濕霧飲食也夫五邪之中人莫不各以類而從葢薛先生曰陶氏本草序例云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関於邪氣者不正之目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本條邪字得此言而始明矣

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 素太陰陽明論云故傷於風者上先受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靈百病始生篇云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鑑云前者早也風中於早從陽類也寒中於暮從陰類也蘭軒翁曰前正字誤朝正字誤作晦欤

風令脉浮寒令脉急霧傷皮腠

濕流關節食傷脾胃鑑云霧邪清輕故傷皮膚濕邪沔重故流關節飲食失節故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尤曰証脈陰而傷於寒陰陽而傷於熱合而言之無非陽邪親上陰邪親下熱氣歸陽寒氣歸陰之理莒庭先生曰按此條分為兩段前段是就証論藏府而舉疾證數目程注錯簡為是後段說五邪而分三節先就其性立名風善行而數變更反復示其呼中餘義結以極寒極熱其性見于金可謂盡矣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沉曰此病分表裏治有先後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太陽中篇不設問答作傷寒医下之云云末句有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十二字○沉曰問急當救裏救表者者乃病在表而医反下之誅伐無過致傷脾胃之氣呼以下利清穀不止然雖身疼表証未解當救誤下之逆為急不可姑慮表邪以致內傷下脫必俟元陽恢復清便自調之後急當救表然表當急救何也蓋恐內陽初復未充外邪陷入又變結胸痞滿耳詳見傷寒論輯義太陽中篇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原本諸本並此條加白圈接前條下今從輯義別提○鑑云趙良周注本以痼疾病已沉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未新感之病可取效於旦夕者乘其呼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便稽留而為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兩邪相合為患不淺故仲景立言於此使後学者知呼先後也莒庭先生曰按說文痼久病也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程曰內証法藏晰曰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黃宜食鹹腎色黑宜食辛此五藏得飲食而愈者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起於壬癸此五藏自得其位而愈者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尤曰藏氣法時論云心病禁溫食熱衣脾病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肺病禁寒飲食寒衣腎病禁炙煿熱食溫灸衣宜明五氣篇呼云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靈柩五味篇呼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之屬皆是也各隨其不喜為病者謂得其呼禁呼惡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忤藏氣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程曰若病人素

不食而暴食之則食入於陰長氣於陽必發熱也暴思之與全善作暴食之為是莖庭先生曰成氏注厥陰篇除中條云若胃氣尚在也恐是寒極變熱因暴熱來而復去使之能食非除中也金匱要略云病人素不能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是成氏既以思字作食義者桂山先生曰案病者以下必是別條況尤單接上為義未免強解差後勞復病篇云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与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正与此條相発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此條原本及諸本加白圍接前條下今從輯義別提○尤曰無形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如渴者水与熱得而熱結在水故与猪苓湯利其水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承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法所能去哉猪苓湯見後消渴証中鑑云如渴者之下當有小便不利四字必傳写之遺也藏者裏也莖庭先生曰按此條猪苓湯不過姑假之以備隅反徐沈朱附出其方深誤

莖庭先生曰此篇仲景揭示辨証處治之總例而其最緊要在首章与第二章今深繹其意則寓有三義蓋人之有身以藏府為之主宰故論理疾病必始自藏府実為軒岐相傳之学故仲景挙之于首以為後人模範其義一也

病之大體不過二端曰内傷曰外感是已首章所主在内傷次章所主在外感兩相對列使人知病之不出二端其義二也治病之要不過防微瀉穿鬪鑄先聖所戒是以首章挙治未病而次條亦曰未流傳府藏即医治之曰勿令九竅閉塞皆示見微得過之意其義三也此三義者豈可不諟非医家入学之門徑乎其他諸條辨色辨聲辨氣息辨色脉應否辨脉之先後診察之法盡矣病有起于急遽者吉凶不可不察内因之病皆有數日外感之疾各有法度五藏之病有所得有所惡亦辨証之綱領也如夫天氣消長人身亦應之則其理不得不講也施治之法先示防微又示淺深之有別又論病之表裏新久必有先後之序而篇末一章袭攻導諸劑之秘焉夫然後辨証處治之例無出於此篇範圍之外則此篇者真医家之大誡大法也

痙濕暍病脉證治第二 趙本亦無治字非

論一首 脉證十二條 當作十六條 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

王函脉証巣源千金翼反上有而字○徐曰此條与下條即傷寒論辨寒傷栄風傷衛法也取以為痙病剛柔之別省文不言但治痙病剛柔之辨最為喫緊故特首拈無汗反惡寒為剛有汗不惡寒為柔以示辨証之要領耳程曰痙病者以太陽病発汗太多栄血已亡風寒易中故筋脉勁急作剛柔二痙也寒邪内入於

榮爵於肌膚則發熱凝其血脉則無汗為表實不應惡寒今反惡寒者以寒邪嚴厲從衛入榮衛亦因之而不闔故反惡寒也其痙故名曰剛桂山先生曰金鑑云反惡寒之反字衍文也玩痙病之條自知當惡寒也今改甲乙誤引本條文無反字則知金鑑之說有所據也然錢氏溯源集云發熱無汗本應惡寒而曰反惡寒者不當惡之詞也然而非也以時頭熱面赤目脉皆赤之見証似乎熱甚而仍身熱足寒頭項強急而惡寒故曰反也反者甚之之詞依此解則反字不必刪而義自通龐安時作反不惡寒亦不可從葛庭先生曰按反惡寒寫錢注竟屬牽強蓋反是而字誤千金翼可以徵焉千金翼作而反惡寒寫想反字後人注本証所補入

名曰剛痙 原注一作痓餘同 王函千金翼注並云一云痓同為是脉証無曰字○桂山先生曰按成無己曰痙當作痓傳寫之誤也痓惡也非強也今改痓惡也見張揖廣雅而說文痓強急也成說為是聖濟總録云痓又謂之痓者痓痓一類古人特以強直名之郭白雲曰痓是病名痓是病證楊氏直指方李氏永類鈐方遂立痓痓門皆不考其耳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 巢源無不字脉証千金翼注並云一云惡寒○程曰風傷於衛則發熱開其腠理則汗出汗出當惡寒今不惡寒者以風為陽邪木性曲直和奕雖汗出亦不惡寒其痙故名曰剛痙者強而有力也葛庭先生曰按不惡寒諸注亦不確林億等校傷寒論及總病論並阮氏引証巢源為是要之此剛柔二證俱有惡寒惟須以無汗与汗出為表実表虚之分不係惡寒不惡寒也括樓桂枝湯條云太陽病其証備亦可以徵

名曰柔痙 王函千金翼名曰作是為脉証無曰字○桂山先生曰按程剛柔之解誤徐則為柔軟之義痙病以強急得名豈有柔軟者乎其說尤非金鑑云太陽病發熱無汗惡寒為実邪名曰剛痙者強而有力也發熱汗出不惡寒為虚邪名曰柔痙者強而無力也此注近是然以有力無力分剛柔者未為得矣蓋剛柔乃陰陽之義陰陽乃虚実之謂表実故稱以剛表虚故稱以柔神巧萬全方云太陽病發熱不惡寒無汗為陽痙柔痙屬陰痙活人書云剛痙屬陽痙柔痙為陰痙又活人書云剛痙為陰痙仰目者為陽痙其義可見耳葛庭先生曰按金鑑本于趙氏又聖惠方云太陽痙即易差陰痙即難差又云柔痙通身熱仰目此解惑論所本柳泝先生曰曲禮剛曰柔曰即陰陽之義蘭軒翁曰按倉公傳有陰石柔劑陽石剛劑之目

太陽病發熱脉沉而細者名曰痙 徐曰古人以強直為痙外証与傷寒相似但其脉沉細而項背反張強硬如發癎狀為異耳如前二條既以無汗有汗分剛柔為辨此復以脉沉細為辨葛庭先生曰按脉沉而細徐錢以為痙病正脉然則細非微細之細是緊細之細而痙之必難治程鑑等以為痙見此脉者氣少之候故難治**爲難治** 傷寒論王函脉証巢源千金翼並無此三字○溯源集云邪在太陽若中風之脉則當浮緊此則同是太陽發熱之表証而其脉与中風傷寒特異反見沉細者因邪不獨在太陽之表也則表裏皆有風寒邪氣

浸淫於皮膚筋骨藏府經絡之間非若中風傷寒之邪先表後裏以次傳變之可汎乃邪之甚而病之至者乃雖治危惡之証也所以金匱此條之下有為難治三字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

王函脉証千金翼並無太多二字○鑑云太陽病當發汗若發汗太過腠理大開表氣不固邪氣乘虛而入因成痙者乃內虛所召入也宜以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固表温証也由此推之凡病出汗過多新產金瘡破傷出血過多而變生此証者皆其類也溯源集云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氣衰微不能噫養其筋骨故筋脉動急而成痙所以太陽篇云太陽病医發汗遂漏不止四肢拘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痙之見証雖又甚焉亦理之相似者也

夫風病下之則痙復發汗必拘急

莒庭先生曰按風病猶言風家風傷於衛若下之虛其陰血風乘其虛而陷於榮血之中血不榮筋因作痙四肢為諸陽之本復發汗以虛其陽必令四肢拘急不過与前條拘言太陽病程曰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痙

莒庭先生曰按瘡家謂金瘡家瘡古作創說詳于傷寒論述義中身疼痛本麻黃湯所主如金瘡家軀殼血乏雖得傷寒偶發其汗則筋脉益燥遂為痙病也此与破傷風之邪入自瘡口者其机稍異又按以上三條言痙病

所由医通毎處一方非是徐曰產後多致痙陰虛液脫之故產後誤汗下而致或亦有之故仲景不另出方聽人消息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

王函頸項強急作頭項強巢源千金翼同傷寒論動搖作面搖脉証千金翼並無卒字巢源背反張作背直身體反張○鑑云諸家以剛柔二痙列為首條今以此為第一條者蓋剛柔之辨俱從此條分出痙病之最備者宜冠諸首程曰身熱頭熱邪在太陽也面赤目赤足陽明之正繫目系邪在陽明也頭屬陽明項屬太陽邪在二証則頭項強急惡寒也陽明之脉挾口故卒口噤太陽之脉循背上頭故頭獨搖背反張也此其人必汗下亡血之後正氣已虛而邪氣但勝於上其足則寒此痙病之証具見也鑑又云李迨曰手三陽之筋聚於頭面足三陽之筋聚於項背風寒乘虛入其筋則痙故牙関急而口噤頸項強急則不能轉舒而動搖故獨頭面搖也成氏曰卒口噤背反張錫駒曰頸項強急則不能轉舒而脉無証此條有證無脉合而觀之痙病之脉証備矣身熱者風寒在表也足寒者陰邪在下也頸項強急背反張者太陽之証脉四行自巔下項夾脊而行於兩旁寒邪在証諸寒收引其性動急邪發則筋脉抽掣故頸項強急背如角弓之反張所謂筋所生病也惡寒者寒邪在表則當惡寒在下焦而陽氣虛衰亦所當惡也時頭熱面赤者頭為諸陽之會陽邪獨盛於上所以足寒

趙本洽之不複

於下也時者時或熱炎於上而作止有時也頭面為諸陽之所聚乃元首也不宜動搖因風火煽動於上故猶頭面動搖卒然口噤而不言也莖庭先生曰按此條諸証皆是係于邪著筋脉風熱上扇之所致諸注強為解事不必然

益虛即惡寒甚 傷寒論王函脉証並無此四句○尤曰寒濕相得者汗液之濕与外寒之氣相得不解而表氣以汗而益虛寒氣得濕而轉增則惡寒甚也桂山先生曰按金鑑云若發其汗六句与上文不属与後之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痙句文義相属宜分於彼然今攷此六句其意不明晰疑是他篇錯簡傷寒論亦無之宜刪莖庭先生曰軒岐寧煕曰此十七字蓋濕病中之文今錯在此也此說似是淳按濕病中太陽病関節疼痛而煩條下之錯簡欤

發其汗已其脉如蛇 原注一云其脉滄滄古本亦作滄滄○王函脉証並有滄滄二字而此以下為別提接後條為一條○首冒痙病二字淳按似是蓋冒頭痙病者但不過謂太陽病耳今発其汗或過多津液困虛其脉如蛇滄滄○王蕃水和泥也楊子方言沈也蓋無滑動之象○沉曰其脉堅動動猶如蛇乃譬挣扭奔迫之狀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痙 王函脉証伏作復痙上有必字脉証注云一云痙脉出欲已○徐曰痙家之脉總不離于沈緊今之伏弦亦沈緊類耳程曰暴腹脹大為欲解於理不順盤云衍文也當刪之脉伏弦即後條伏堅之意莖庭先生曰按如故二字難解王肯堂曰此痙字恐當作疚字非是淳按暴腹脹大者亦津液不足胃氣壅滯之所致成氏曰胃為津液之主発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壅滯而為脹滿是也蓋邪勢既盡故為欲解也反伏弦三字恐非脉状蓋謂身體如反覆弓弦之狀伏字王函等可以徵焉

夫痙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原注一作築○而弦脉証云痙家其脉伏堅直上下王函脉証無夫字脉下有來字緊如作築○而○尤曰緊如弦即堅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見緊直之脉也鑑云痙之為病其状動急強直故其脉亦動急也如字當讀為而王函脉証可証莖庭先生曰按轉筋蒿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

痙病有灸瘡難治 徐曰治痙終以清表為主有灸瘡者証兇洞達火熱內盛陰氣素虧即後拾蔓桂枝湯葛根湯嫌不遠熱大承氣湯更慮傷陰故曰難治尤曰有灸瘡者膿血久潰元命不閉婁全善云即破傷風之意蓋陰陽而不勝風熱陽傷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難治桂山先生曰王函証括蔓桂枝湯後出一條云脊強者五痙之總名其証卒口噤背反張而癒痙諸藥不已可灸身柱大椎陶道按依此則痙病不必禁灸也

脉經云痙家其脉伏堅直上下 王函脉証無脉証云三字○淳按此條全係前條注文宜刪之

太陽病其證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徐曰太陽病其証備者程曰言頭痛項強發熱惡風寒具見也身體強几

几然尤曰几〻脊強連頸之貌程曰几〻俯仰不自如之貌（按說文無几字無几字也几乃象之几字形乃象之短羽象小鳥毛羽未盛之意几乃鳥之短羽也故凡字從几蓋形容其頭項強急之意）桂山先生曰按明理論几音殊几引頸之貌几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頭兩項脊強者動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程注本于此為是本事方為几足之義三因方作几〻證治準繩引詩酾風赤鳥几〻為解並不可從脈反沉遲此為痓王函脈俱無反字〇尤曰沉本痓之脈遲非內寒乃津液少而營衛之行不利也傷寒項脊強几〻汗出惡風者脈必浮數為邪風盛於表此証身體強几〻然脈反沉遲者為風淫於外而津傷於內故用桂枝則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括蔞根兼滋其內則不同也莖庭先生曰按脈反沉遲者与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証殆同其轍括樓桂枝湯主之沉曰此出桑痓之方也雖不言有汗之桑痓蔞能清胸膈之熱不出有汗風傷衛之大法可以意會

栝蔞桂枝湯方

栝蔞根二兩〇程沉作三兩桂山先生曰按神農本証云栝蔞根治消渴身熱煩滿大熱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〇徐沉有炙字生姜三兩〇徐沉有切字大棗十二枚〇徐沉有擘字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莖庭先生曰按此似脫去滓二字分温三服

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之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痓尤曰無汗而小便反少者風寒濕甚与氣相持不得外達亦并不下行勢必逆而上衝為胸滿為口噤不得語馴至面赤頭程項脊強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剛痓莖庭先生曰按無汗則津液內多小便當利而反少者以其人津燥之故尤注謬矣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三因名葛根麻黃湯

葛根四兩麻黃三兩去節桂二兩去皮〇傷寒論作桂枝當補枝字

芍藥二兩〇趙作三兩非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〇傷寒論有擘字
大棗十二枚〇傷寒論有擘字

柯氏來蘇集云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脉而舒其牽引故以為君麻黃生姜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祛風而去汗故以為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裏此於麻桂二湯之間衡其輕重而為調和表裏之劑也葛根与桂枝同為解肌和裏之藥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与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桂山先生曰按神農本經云葛根氣味甘辛平治消渴身大熱起陰氣柯氏以為發表生津之品全本于本經而剛痙所主亦在乎此實卓見也徐沉諸家皆以為解陽明之邪者非

右七味咬咀以水一斗趙本一作七非是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痙為病原注一本痙字上有剛字玉函脉經有剛字胸滿程曰胸滿即氣上衝胸之互文口噤卧不着席

脚攣急程曰卧不着席亦互詞也龐安常曰痙病卧不着席者小兒腰背去席二指大人手側掌為難治邪在太陽則攣急邪在陽明則口噤靈柩經證熱病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噤齘也莖庭先生曰按千金方云諸反張大人脊下容側手小兒容三指者不可復治也此龐氏所據必齘齒玉函脉經齘作介〇程曰齘切齒也噤之甚者則切靈柩熱病篇有齧齒當是齘齒之類可與大承氣湯程曰痙病屬表屬虛未可与承氣下也當詳之沉曰大承氣湯或見內實原有疏解非為攻下而設尤曰此痙病之屬陽明瘀熱者然無燥實見証自宜滌熱而勿蕩實乃不用調胃而用大承氣者豈病深熱極非此不能治欤然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朱曰急与大承氣以下其熱實則積朴消黃未始非滌熱生津除熱之神品也鑑云此申痙病入裏以明其治也痙病而更胸滿裏氣壅也卧不着席反張甚也脚攣急勁急甚也必齘齒牙緊甚也此皆陽明熱盛灼筋之実也

柯氏傷寒論翼云六氣為病皆能發熱然寒与熱相因暑与濕相從獨燥与濕相反濕病多得之地氣燥病多得之內因此病因之殊也病機十九條燥症獨無若諸痙項強皆屬于濕愚竊疑之今本論有痙濕之分又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則痙之屬燥無疑也夫痙以狀命名因血虛而筋急耳六氣為患皆足以致痙然不熱則不燥不燥則不成痙矣又云治風寒不惜津液所以發汗太多因致痙者多矣夫痙本有由來一經矣治即奇形畢現項

指強凡ㇾ是痓之微兆故用葛根身體強是痓之已著故用栝蔞根卧不著席脚拳急口噤齒齘是痓之劇甚故用大黄芒硝無非取多津液之品以滋養陰血不得ㇾ當汗不汗者同例也桂山先生曰按甲乙經云剛痓太陽中風感於寒濕者也其脉往來進退以沉遲細異於傷寒熱病巢源千金並云風邪傷於太陽經復遇寒濕則發痓也於是成無已以降皆宗其說無復異論焉特至張介賓則云病在筋脉筋脉拘急所以反張其病在血ㇾ液ㇾ枯燥所以筋掣也柯氏因而以燥証斷之其說固確矣故徐沉諸家凡以寒濕注之者皆不可憑也葢庭先生曰按汪機医学原理雜痓之非濕此為藍本又按柯氏曰夫痓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夾雜于他病之中此說殆佳葢其人本有某故而當血內之或外感誤治而亡其津液俱使邪火就燥以著筋脉遂為動急也太陽病發汗太多風病誤汗下瘡家過汗皆是痓之所因而併產後發痓觀之則其非徑得之者可以見矣其証必備表候而冠以太陽病則外邪所解而致者亦可以知矣

大承氣湯方

大黄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黄

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古本火訛大宋板傷寒論狀微作微火趙本弗亦作沸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

壬函脉証千金翼無痛而二字○瀹源集云夫濕者六氣之一也然一氣之中猶有別焉霧露之氣為升於地之輕清而上騰者故為濕中之清傷人皆中于上雨雪泥水之濕為著於地之重濁而在下者為濕中之濁傷人皆中于下証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所以霧傷於上霧傷皮腠濕流關節也亦稱太陽病者以風寒暑濕之邪皆由衛氣不密其氣得從皮毛而入以営衛皆屬太陽故也關節筋骨肢節之間也以雨露水濕之氣因衛陽不能外固由太陽而流入於關節筋骨之間致肢節疼痛而煩擾不寧葢庭先生曰按濕病有挾風寒者今此証則純于濕者故牽為濕病之首先後蒲昉謂濕流關節是也煩字錢注為當或以為心煩者誤矣淳按此篇冒太陽病者居多檢之各條不必脉浮頭項強痛惡寒等証悉具葢太陽病者表病之證如此條純濕証亦不過示為表病耳

脉沉而細

原注一作緩壬函千金翼細作緩脉証無而字活人書注云脉細者非也

者此名濕痺

原注壬函云中濕壬函脉証千金翼作為中濕三字徐沉朱作此名中濕亦曰濕痺其候云ㇾ非是○尤曰濕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風寒之先在太陽但風寒傷於肌腠而濕則流入関節風脉浮寒脉緊而濕脉則沉而細

濕性濡滯而氣重著故亦名痺、
皮肉筋脉之間血凝氣滯營衛不
因其關節煩疼而名曰濕痺非脚
氣之痺也此說本于許氏說文、

但當利其小便 王函千金翼無此十八字脉証為分注傷寒論小便上有其人二字脉証同○尤曰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濕

動於中由是氣化不速而濕侵於
及快治之者必先逐內濕而後可
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為脉沉
脉浮惡風身重疼痛者則必以麻
矣溯源集云寒濕內淫則三焦不
水穀不能泌別濕氣流溢於大腸
燥濕為治其濕氣淫溢非燥濕之
而濕淫去矣此條蓋論雨雪泥水
便若霧露之清邪即當以微似汗
泛然以淡滲為治也脉既沉細關
濕為治責之下焦無火膀胱之氣
在言表葢庭先生曰此條尤氏注
裏是以治法不事馳表但利其小
妄愚意快者快調和平之謂言小

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外盛故使大便反如平也注家多以濡泻解快字然泻利數行豈得云之快且
邪壅閉水氣內竭不敢漏泄故使
小便不利者勢必泻利則不宜下反字故知前注之非顧如此証調攝失治必變遍身浮腫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 原注一云疼煩

發熱也尤曰濕外盛者其陽必內
爵濕外盛為身疼陽內爵則發熱

身色如熏黃也 王函脉証千金翼身上有而字王函千金翼如字○尤曰熱与濕合交蒸互爵則身色如

熏黃熏者如煙之熏色黃而晦昏濕氣沈滯故也若熱黃則黃而明昏濁身黃如
橘子色也成氏曰身黃如橘子色者陽明瘀熱也此身色如似熏黃即非陽明
瘀熱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為表裏有熱則身不疼痛此一身盡疼非
傷寒客熱也知濕邪在經而使之脾惡濕又傷則脾病而色見是以身發黃者
為其黃如煙熏非正黃色也葢庭先生曰按此証亦統于濕者郭氏補亡論云
宜五苓散然其病屬外殆是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所宜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 王函脉証千金翼作濕家之為病○程曰濕為陰邪陰邪客於陰則陽上越而不行於腠理肌肉故

但頭汗出尤曰寒濕居表陽氣
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為頭汗出

背強欲得被覆向火 千金翼無向火二字○程曰背為陽寒濕勝則陽虛故背強欲得被覆向火也朱曰背強惡寒者以背皆陽經所主為濕所痺也魏曰欲得被覆向火惡寒之甚矣

若下之

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原注一云利）脉誕不利作利亢极千金翼同王肯堂本猶作不利○程曰若當表邪未解之時誤以陽明内湿之热上越之頭汗而早下之則虚其胃湿干於胃則噦寒客於上則胸滿亡其津液則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神巧萬全方胎作苔○程曰以寒湿在上故舌上如胎而实非胎也湖源集云舌上如胎者若热邪入胃則舌上或黄或黑或芒刺或乾硬或燥裂皆胎也此云如胎乃湿滑而色白似胎非胎也此因寒湿之邪陷入於裏而在胸膜蓋庭先生曰舌上如胎注家多於如字費解然胎本苔字以氣液蒸釀積于舌上恰如苔藓之布鋪地面故云如苔或省云舌上苔後人改从肉旁而注家不知其本義遂至牽湊為說特成氏曰使舌上生白胎滑也其意可見烏（或曰說文苔水衣也胎為炲之陰氏曰通俗文云積煙曰黑煤王肯堂云臭煤煙塵也蓋舌胎自薄而厚自而黄而黑有積煙之象故以名之說文炲火為正者鑿矣說詳）業廣曰今驗之病者往往有如胎而实非胎者乃覺如字味愚意前注未必為非以冊（田）曰有熱胸上有寒趙本諸本並曰作田為是王函脉誕千金翼以作此為二字傷寒論神巧萬全方胸上作胸中趙同○程曰丹田有热者以下後裏虚上焦陽氣因虚而陷於下焦為丹田有热表中寒氣乘虚而陷客於胸上為胸上有寒蓋庭先生曰甲乙誕石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任脉氣所発蓋此所云泛稱下焦与関元同例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傷寒論得飲作得水無則字脉誕無得字煩字千金翼並同而作則乀作而麗氏鴻病論煩作故○程曰唯其丹田有热則渴欲飲水胸上有寒不能散水雖得水而不能飲故口燥煩也魏曰口但燥而心發煩蓋庭先生曰太陽下篇五苓散條云其人渴而口燥煩亦同語例業廣曰夫煩者因悶擾亂之義以形容燥之甚凡論中用煩字率如此溯源集云仲景雖不立治法然以理推之下文之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即其治也前人擬小陷胸湯恐非其治即五苓散理中湯雖近於理猶未盡善（以上三方見張卿子注）何也以但能温中而不能解外故必以用桂枝者為妥也桂山先生曰按胸上有寒丹田有热諸注欠詳第程錢二氏義似稍通然猶未清晰因攷此寒热互誤黄連湯條云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氣邪氣即寒也方中用乾姜桂枝其義可見耳他諸浮心湯烏梅丸之類悉為上热下冷設巢源有冷热不調之候云陽幷於上則上热陰幷於下則下冷而上冷下热之証是所以無下热上冷之候也凡誤下之証下焦之陽驟虚氣必上逆則上焦之陽反因下而成実以火氣不下行故為上热下冷之証此條証亦然舌上如胎而口燥者上热之徵渴欲得飲而不能飲者下冷之驗与厥陰病心中疼热飢而不能食雖有飲食之別其理則一也故如此証亦必非寒热錯雜之劑則難奏効学者宜致思焉蓋庭先生曰按此湿證之甚者医者誤下以為壞証噦与小便不利亦為下冷之驗胸滿亦為上热之徵淳按此説恐非噦与胸滿者誤下胃寒之証小便不利者湿家之常也又下焦有热則當小便不利五藏風寒積聚痛云热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是也若冷則當小便數腎氣丸等証可推知矣舌上如胎者不必為上热藏結亦有白胎而此渴者下焦热勢

及于中焦故也然中焦素有寒故不能飲設胸上為有熱則其瀉當貪水如白虎湯及諸瀉心湯証亦可以知矣又按古書不為無上冷下熱之証靈剌節真邪篇云上寒下熱先剌其頂太陽久留之已剌則火熨頂与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於証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又医心方引僧深方菜黃丸治掌上冷掌下熱宿食澼飲積聚食不消寒在胸中云云又外臺引劉氏療小兒上冷下熱上熱下冷雜將息方云云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徐曰雖仲景有下之早則噦句似乎太早未解者慮其有內入之事表邪內入則可下矣非言治濕可下也尤曰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実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不可而後則可下也不知此為頭汗而表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原注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尤曰小便利下後裏虛小便自利液脫而死不可一例槩也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游而陰不下濟也亦通鑑云李瑋西云濕家當利小便以濕氣內瘀小便原自不利宜用藥利之此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

醫云此可發汗二之病不愈者何也傷寒論王函脉証千金翼冒問曰二字王函雨下有溜字千金翼有溜下二字醫作師王函脉証亦作師○程曰茲條為治濕汗之嚴律徐曰此言風濕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謂風濕相搏疼痛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汗無疑而不愈何故蓋發其汗二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二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傷寒論王函脉証千金翼蓋作答曰二字王函濕氣在作濕氣仍在脉証千金翼作濕氣續在成本傷寒論出汗作汗出○徐曰蓋風性急可驟去故不愈若発之微則出之緩二則風濕俱去矣然則濕在人身粘滯難去驟汗且不可而況驟下乎故前章曰下之死此但云不愈見用法不當而非悞下比也王宇泰曰風濕宜汗桂枝加白朮黃芪防己湯張卿子曰風濕相搏法當汗出而解如麻黃加朮湯使微二蒸発表裏氣和風濕俱去芭庭先生曰朱氏曰以見此証宜桂枝加朮湯而非麻黃湯之任值天陰雨句更示人因時変通意此說不必蓋此條示風濕取汗之例不宜擬定一方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原注脉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

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趙本、十三字作十一字、是千金翼与脉証同、傷寒論身疼作身上疼痛、玉函同、而無濕家二字、○沉曰、此濕淫於上、与濕從下、受不同也、濕邪感於大陽、与肺氣相合、氣爵於表、故身疼発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也、

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其脉大、自能飲食、腹中

中寒、濕、者、趙本、千金翼、和上有獨字、○沉曰、邪居於表、故脉以濕屬陰故也、

故鼻塞内藥鼻中則愈、

寒、趙本、寒亦作塞、是千金翼、作受濕、則鼻塞、故當納藥鼻中、攝去黃水、俾肺氣通調、大氣一轉、肌腠開而濕痺解矣、成氏曰、病有淺深、証有中外、此則濕邪淺者也、何以言之、濕家不云関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濕氣不流関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発熱身似熏黃、復云発熱面黃而喘、是濕不干於脾、而薄於上焦也、陰受濕氣則濕邪為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濕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濕家之脉、當沈細、為濕氣内流、脉大者陽也、則濕不内流、而外在表也、又以自能飲食、胸腹別無滿痞、為腹中和無病、知其濕氣微浅、内藥鼻中、以宣泄頭中寒濕、溯源集云、病浅不必深求、毋庸制劑、但當以辛香開発之藥、納之鼻中、以宣泄頭中之寒濕則愈、朱奉議及王氏準繩、俱用瓜蒂散、葭庭先生曰、按本事方、載有本証治驗二則、並用瓜蒂散、業廣曰、傷寒總病論卷三、内藥鼻中則愈六字、作細末瓜蒂含水搐少許鼻中、則愈十三字、此條宜有一物瓜蒂散主之七字、誤在眉病中、淳按千金翼黃疸目黃不除、瓜丁散方、瓜丁細末、如一大豆許、内鼻中令病人深吸取入鼻中、黃水出差、又本草綱目、引活人書、濕家頭痛、瓜蒂末一字、噴入鼻中、口含冷水、取出黃水愈、今行朱氏活人書無見、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発其汗為宜、

王函、脉証、麻黃加朮湯、作麻黃湯加朮四兩、○鑑云、趙良曰、濕与寒合、令人身疼大法表実成熱、則可発汗、無熱是陽氣尚微、汗之恐虚其表、是証雖不云熱、而煩以生煩由熱也、所以服藥不敢大発其汗、且濕亦非暴汗可散、用麻黃湯治寒、加朮去濕、使其微汗耳、不可火、攻、則增其熱、必有他変、所以戒人慎之、喻昌曰、麻黃加朮則雖発汗不至多汗、而朮得麻黃、并可以行表裏之濕、葭庭先生曰、按此條乃証以方略者也、今就其方攻之、是風濕之属表実者、発熱悪寒無汗、其脉浮緊、可推而知矣、故以麻黃湯発散、爵邪加朮以駆表濕、葭仲景分風濕太陽病、以為三等、亦猶風寒之例、又黎居士簡易方、以此証為寒濕、恐不然、

慎不可以火攻之、

程曰、若以火攻之則濕熱相搏、血氣流溢、迫而為衄、爵而為黃、非其治法、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醫方類聚作一兩宜従、

杏仁七十箇、去皮尖、白朮四兩、○桂山先生曰、按朮分蒼白、始出于名醫別録、此白字後人所加、宜刪、葭庭先生曰、

此方之术宜用蒼
术非逐裏湿也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減二升、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病者一身盡疼、鑑云、病者、謂一身盡痛之病人也、湿家一身盡痛、風湿亦可屈伸、此痛、然湿家痛則重著不能轉側、風湿痛則輕、掣不之有別者也、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王函千金翼發熱作煩、所作即脉証、亦作即非、〇鑑云、湿家発熱、発暮不分、微甚、風湿之熱、日晡所必劇、蓋以湿無来去、而風有休作、故名風湿、蓋庭先生曰、発熱日晡所劇者、以湿為陰邪、故得陰時而加甚也、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湯、王函、脉証千金翼、此作汗出所致也、五字、傷寒論亦無主方、〇鑑云、原其由来、或為汗出當風、或為久傷取冷、相合而致、則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湯発散風湿、可与也、明矣、蓋庭先生曰、蓋此証湿邪滞著稍深、而其表則実、故於麻黄湯中、増損以治之、亦猶傷寒有葛根湯之例、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黄、去節、半両、湯泡、趙本泡作炮、非、外臺作四両、無湯泡二字是、

薏苡仁、半両、外臺作半升是、

杏仁、十箇、去皮尖、炒、趙本尖亦作尖是、外臺作二両、去皮尖、両人碎、徐沉亦刪炒字、是、〇尤曰、痺病非風不成、湿痺無寒不作、故以麻黄散寒、薏苡除湿、杏仁利氣、助通泄之用、甘草補中、予勝湿之權也、桂山先生曰、薏苡本経云、治風湿痺、別録云、除筋骨中邪氣、本方証比之於麻黄加术湯証、湿邪滞著較深、故用此等品、

甘草、一両、炙、外臺作二両是、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銭、七、水一盞半、煮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風、桂山先生曰、按此方劑小而煎法与諸方異、蓋後人所改定、外臺脚氣門所載、却是原方、分両注于各条云、湿家始得病時、可与薏苡麻黄湯、録験古今方後云、右四味、咬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再服、汗出即愈、湿家煩疼、可以甘草麻黄湯発汗、不差更合飲、家加白术四両、名白术麻黄湯是也、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黄耆湯主之、王函脉証無重字、作

防已湯○鑑云脉浮風也身重濕也寒濕則脉沉風濕則脉浮若浮而汗不出惡風者為实邪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湯汗之浮而汗出惡風者為虚邪故以防已白朮以去濕黄芪甘草以固表生姜大棗以和営衛也趙良曰身重乃風濕在皮毛之表故不作疼虚其衛氣而濕著為身重故以黄蒼実衛甘草佐之防已去濕白朮佐之然則風濕二邪無散風之藥何耶蓋汗多知其風已不留以表虚而風出入乎其間因之惡風爾惟実其衛正氣壮則風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尤曰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得發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虚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黄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已駆之肌膚之裏然非蒼朮甘草烏能使衛陽復振而駆濕下行哉溯源集云脉浮汗出惡風似乎風邪在表應用桂枝而仲景又偵知其衛氣已虚皮膚不密毛孔不閉所以汗出惡風乃濕家之表虚者故用防已利水以黄蒼固表白朮甘草燥濕補中而已皆因其表氣已虚衛陽不固并微似汗之桂枝亦不輕用矣非用意淵深而能制方若是耶薛生曰按此風濕之表虚者亦猶桂枝湯之例故嫌麻黄之峻其不用陽旦者豈以芍藥之滿乎防已黄蒼湯注家以為实衛滲濕之劑此殊不然防已茯苓湯而陶隠居曰是療風水家要藥爾然則亦是係逐表濕之品黄蒼但黄蒼建中湯治裏虚其他如黄蒼桂枝五物湯烏頭湯蒼芍桂酒湯桂枝加黄蒼湯皆用治濕著蓋托陽排結於濡滞之邪遁然相對矣朮之駆外濕既如前述況方後曰服後當如蟲行皮中曰令微汗差則知此方為風濕家解肌之治而非滲利之劑也明矣

防已黄蒼湯方

防已 一兩 千金外臺作四兩是

甘草 半兩炒 水氣篇炒作炙外臺同千金外臺作二兩是

白朮 七錢半 千金外臺作三兩是

黄蒼 一兩一分去蘆 千金外臺作五兩是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七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桂山先生曰按此方分兩煎法亦係于後人改定千金却是原方作生姜三兩大棗十二枚云右六味㕮咀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ㇾ了生被中欲解如蟲行皮中卧取汗(字無卧汗取三字)○喘者加麻黄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虫行皮中從腰下如氷(水作氷趙本同)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温令微汗差古本水作氷趙本同久作又○按加減法与此條不相関蓋係水

氣病中錯外臺引深師收
于風水門中是可以徵矣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鑑云浮此風濕之病雖得之傷寒八九日周曰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復不入腑者因風濕持之也范注先生曰按風濕相搏句當与八九日字易位看金鑑本于沉氏非是身體疼煩痛不能自轉外臺脉上有下之二字千金翼有下之身體疼痛非傷寒之証也脉浮虛濇是無傷寒表病之脉也脉浮虛表虛風也濇者濕也身體煩疼風也不能轉側濕也乃風濕相搏不正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溫以振陽氣而敵陰邪若大以麻黃加术湯大發其風濕也方以桂枝附子湯主之鑑云与桂枝附子湯溫散其風濕從表而解也若脉浮実者則又當邪熱入裏之鞕乃風燥濕去之鞕故仍以桂枝附子湯去桂枝者以大便堅小便自利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也加白朮者以身重著濕在肌分用以佐附子

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傷寒論若下有其人二字玉函脉浮作千金翼同堅作鞕脉浮外臺同宋板注一云臍下心下鞕外臺作附子白朮湯玉函脉浮千金翼作朮附子湯是也鑑云如其人有是証雖大便鞕小便自利而不議下者以其非邪熱入裏之鞕乃風燥濕去之鞕故仍以桂枝附子湯去桂枝者以大便堅小便自利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也加白朮者以身重著濕在肌分用以佐附子逐水氣於皮中也尤曰脉浮若大便堅小便自利知其在表之陽雖弱而在裏之氣猶治則皮中之濕自可驅之於裏使從水道而出不必更發其表以危久弱之陽矣故於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朮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於以益之皮中而逐水氣亦因勢利導之法也桂山先生曰按去桂加白朮之義未得其詳沉曰加白朮安中而生営血津液滋潤腸間之燥耳恐誤溯源集云濕在裏則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大便鞕則濕不在裏小便利則濕氣已去不須汗泄故去桂枝想風濕之後寒濕尚疼轉側未便故仍用去桂枝之白朮附子湯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生姜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玉函二作五非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溯源集云風邪非桂枝不能汗解寒邪非附子不足以温経非生姜亦不能宣発甘草大棗緩姜附之性助桂枝而行津液也此方乃太陽上藏誤下之後脉促胸滿微惡寒之桂枝去芍藥湯而加附子非汗後逐漏不止之桂枝加附子湯也桂枝附子湯乃去芍藥者即於桂枝全湯無加字桂枝加附子湯乃不去芍藥者故另立一名而中加入故多一加字觀仲景立法處方無不各有深意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傷寒論作去桂加白朮湯、玉函作朮附湯、外臺作附子白朮湯

白朮二兩、傷寒論、玉函、外臺作四兩、是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傷寒論、玉函、外臺作三枚、是 甘草一兩炙、傷寒論、玉函作三兩、非 生姜一兩半切、傷寒論、外臺作三兩、是、玉函作二兩、非 大棗六枚、傷寒論、外臺作十二枚、擘、是、玉函作十五枚、非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傷寒論、玉函、外臺三升作六升、一升作二升、是〇業廣曰、金匱藥味減銖兩、故水率亦減半、悠煮取一升、分三服、則唯服三合零、服法甚鮮、千金翼云、前方中去桂加白朮、則知去加之外、銖兩仍前桂枝附子湯耳、宜以傷寒論為正。

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竝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朱曰、如冒狀者、正氣鼓動水氣亦隨而動、正邪相搏、未得遽勝之象、所謂与朮附益走也、莅庭

先生曰、蓋裏有湿者、大便滑泄、小便不利、此其常也、今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知是湿唯在表、而裏素有熱因去桂不用、然既無桂、則銖少外散之能、故易之以朮、方後曰、附子朮併走皮内、則此方之朮、是為發表湿、而不為燥脾明矣、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古本搏作傳、誤

成本、傷寒論、疼煩作煩疼、千金、外臺引録古今驗同、千金、掣痛作四肢拘急、無劇字、醫心方、無煩掣二字、近効、外台引及劇字、〇沉曰、此陽虚邪盛之証也、風湿傷於営衛、流於関節、経絡之間、邪正相搏、骨節疼煩掣痛、陰血凝滞、陽虚不能輕蹻、故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也、

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千金、汗上有自字、身微腫作頭面手足時〻浮腫、外臺引深師作頭面手足浮腫、外臺引深師又古今録驗汗上有自字、医心方、有自字、外臺引近効、無或字、身微腫作身體微腫、又引深師作一身悉腫、又引古今録驗作一身流腫、医心方、作欲腫、肘後同、並小便以下十字无、〇鑑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皆風邪壅盛也、小便不利湿内蓄也、喻氏尚論篇云、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雜其症之軽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正相搏之最劇處方氏條辨云、或未定之詞、身微腫、湿外薄也、不外薄則不腫、故曰或也、

子湯主之、千金、作四物附子湯、又引古今録驗作附子湯、〇沉曰、表裏陰陽正虚邪実、故用甘草附

亦附子助陽健脾除濕固護而防汗脫桂枝宜行營衛兼去其風乃補中有発不驅邪而風濕自除蓋風濕証須識無熱自汗便是陽氣大虛當先固陽為主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 玉函作三兩 附子二枚炮去皮 医心方肘後作二兩 白朮二兩 肘後医心方

無白字作三兩玉函千金及翼外臺引近効亦並作三兩 桂枝四兩去皮 肘後医心方無枝字外臺作桂心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為妙 宋板傷寒論汗出作汗止服六七合上有宜字妙作始玉函同徐沉妙作佳○尤曰此亦濕勝陽微之証其治亦不出助陽散濕之法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発汗也陽復而陰自解耳徐氏方論云此与桂枝附子湯証同是風濕相搏然後彼以病淺寒多故肢體為風濕所困而患止軀殼之中此則風濕兩勝挾身中之陽氣而奔逸為災故骨節間風入增劇不能屈伸大傷其衛而汗出短氣水亦乘風作勢而身微腫其病勢方欲擾乱於肌表与靜而困者不侔矣此方附子除濕溫經桂枝祛風和營亦去濕実衛甘草輔

諸藥而成斂散之功也溯源集云雖名之曰甘草附子湯実用桂枝去芍藥湯以汗解風邪增入附子白朮以驅寒燥濕也千金四物附子湯即是方後云右四味吹咀以水陸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微汗愈大汗煩者一服伍合體腫者加防己四兩悸氣小便不利加茯苓三兩既有附子今加生姜三兩

蓋庭先生曰按傷寒表証大端有二曰太陽病曰少陰病直中顧濕家亦不過如此蓋其太陽証治麻黃加朮湯等條是已如前條及此條俱係表虛寒証雖濕邪持久猶是少陰直中之類而桂枝附子湯朮附湯甘草附子湯亦猶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湯及附子湯之例矣尤氏於治濕諸方有總議殊欠覆當仍不録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

程曰內証熱論曰先夏至為病温後夏至為病暑又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以其太陽受病与傷寒相似亦令発熱惡寒身重而疼痛也溯源集云太陽中暍而発熱惡寒不云汗出而又不渴是以知其非陽邪猶盛之暍也

其脉弦細芤遲

程曰內証應陽氣曰寒傷形熱傷氣傷則氣消而脉虛弱所以弦細芤遲也溯源集云脉弦則陰邪動急細則元氣已虛芤則脉空遲則為寒蓋庭先生曰按柯氏曰弦細芤遲不得連讀言中暑夾寒之脉或微弱或弦細或芤遲皆是虛脉蓋細与芤不併見柯說為是然此証雖陰陽俱虛而暑邪氛緣津液之燥且熱証亦見遲脉則謂之夾寒恐不為當

小便已洒洒然毛聳

手足逆冷、王丞洒ヽ然作灑ヽ然、王肯堂校千金翼同元板作洗然、○程曰、小便已毛聳者、小便已毛聳者、陽氣内陷、不能衛外、手足亦逆冷也、溯源集云、小便已洒ヽ然毛聳者、陽氣内陷、不能衛外、手足亦逆冷也、溯源集見乃下焦無火氣化不快於流行也、四支為諸陽之本、手足逆冷者、是陽虛而氣不達於四支也、凡此皆陰寒無火之脉症也、活人書云、問中暑何故洒然毛聳惡寒答曰、証云、四時八風之中人也、因有寒暑寒則皮虜急腠理閉暑則皮虜緩腠理開ヽ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近人多不明中暑、或作熱病法、治之復用温熱藥、必致發黄斑出、更為畜血、尤宜戒之、

小有勞身即熱、程曰、勞動則擾乎陽、故小勞身即熱也、溯源集云、小有勞身即熱者、起居動靜間、小有勞動即擾動其陽氣而虛邪伏暑即因之而發熱也、

口前開板齒燥、傷寒論作口開前板齒燥、王丞洒元板千金翼及諸家注本亦同、宜改、○程曰、内証生気通天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故熱盛則口ヽ開ヽ則前板齒燥也、溯源集云、口開前板齒燥者、脉雖弦細乳遲疵雖手足逆冷、以小勞而數動其陽邪身熱而枯燥其津液、雖不渴而板齒燥矣、柳洤先生曰、鄭玄易通卦驗注、太陽脉起足少指端、至前兩板齒、雲岐子傷寒保命集云、口開前板齒乾燥者、牙乃骨之精、今燥者骨熱也、此説近鑿、

若發其汗、則其惡寒甚、加温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傷寒論、則下無其字、王丞脉証千金翼同、発熱下有益字、脉証千金翼淋下有復字、甚庚先生曰、按數下之數字、非誤即衍、○程曰、発汗虛其陽則惡寒甚、温針虛其陽則惡寒甚、温針動火邪、則発熱甚、下之亡津液、則淋甚也、溯源集云、若発其汗、則衛陽愈虛、陽虛則生外寒、故惡寒甚、若加温針則火力内攻、必反助其暑熱之陽邪、故発熱甚、邪不在裏而數下之、適足以敗壞真陽、使下焦愈冷、氣化不行、小便艱澁、而淋甚也、趙曰、注雖已解、過治之失、於當救之道、則未明、注言成氏予嘗思之、此証屬陰陽俱虛、脉弦細者陽虛也、乳遲者陰虛也、所以温鍼復損其陰汗之復損其陽、此証惟宜甘藥補正、以解其熱爾、即靈柩所謂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補陰則陽脱、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剛劑、傷寒選録云、徐氏曰、此條無治法、東垣以清暑益氣湯主之、所謂発千古之祕也、案医塁元戎黄芪湯治中暍、脉弦細乳遲、人参白朮黄芪甘草茯苓芍藥生姜各等分、正為此條証設、東垣方、有黄栢專治長夏温熱之証、与本條之証自別、柳洤先生曰、沈氏曰、當以辛涼解表、甘寒清裏、即後人所用香薷散之類、亦非是、蓋此証清涼如黄連石膏滲利如五苓温中如大順散之類、俱非所適、但香薷実解暑之聖藥、或加一味于潤補方中、如黄芪湯生脉散之類、未必不為佳、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傷寒論、王丞脉証千金翼以此條揭中暍之首、沈本金鑑亦同、○沈曰、此言正暑病也、邪之傷人無有不從皮毛而入、故曰太陽中熱、溯源集云、暍者盛夏暑熱中之邪氣也、此條先言本証之情形如此、而以中熱名雖不同実一病也、謂之暍者、暑熱當令之時、其氣因暑為邪耳、非即夏月暑熱當令之正氣也、即熱論所謂病暑也、王肯堂云、中暍中暑中熱名雖不同実一病也、謂之暍者、暑熱當令之時、其氣因暑為邪耳、非即夏月暑熱當令之正氣也、即熱論所謂病暑夏至日者為病

暑是也、桂山先生曰、按淮南人間訓云、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可見古溫暍對言也、而說文暍傷暑也、玉篇中熱也、以此推之、中暍之中字、似贅、然而先賢立命、必有今人不可思議者、宜置而不論焉、薛廷先生曰、按山海經北山經、鳥名鷩鶹、食之已暍、莊子雜篇則陽曰、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又方氏曰、暍傷暑也、史記禹貢立命、必有今人不可思議者、宜置而不論焉、薛廷先生曰、按山海經北山經、鳥名鷩鶹、食之已暍、莊子雜篇則陽曰、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又方氏曰、暍傷暑也、史記禹貢

汗出惡寒身熱而渴

傷寒論、王函脉經、千金翼、汗出而不惡寒、身熱而渴、頗似太陽溫熱之病、但溫熱無惡寒、以熱從裏生、故雖汗出而不惡寒也、中暍暑邪由表而入、故汗出惡寒也、究之於渴溫熱之渴、初病不過欲飲、中暍之渴、初病即大引飲也、李迺曰、熱傷氣、泄則汗出、氣虛則惡寒、熱蒸肌腠、則身熱、傷津液則作渴、此惡寒身熱、与傷寒相類、然所異者、傷寒初起無汗、不渴、中暍初起即汗出而渴也、溯源集云、暍乃暑熱之邪、其氣本熱、不待入裏、故中人即渴也、暍為夏至已後之病、陽極陰生之後、陰氣已長、當暑汗大出之時、腠理開張、衛陽空疎、表氣已虛、不能勝受外氣、故汗出惡寒也、是熱邪乘腠理之虛而為暍証也、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方

諸本、人參上脫加字、宜補、○程曰、白虎、西方神名也、其令為秋、其政清肅涼風至白露降、則溽暑潛消、以此湯有徹暑熱之功、行清肅之政、故以白虎名之、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　傷寒論有綿裹二字、　甘草二兩　傷寒論有炙字、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趙本、熟亦作熟、諸本同、為是、○程曰、表有熱者、散以石膏之辛寒、裏有熱者、降以知母之甘苦、熱則氣傷、人參用以生津而益氣、石膏過於寒涼、甘草粳米之甘、用以和胃補中、共除中熱而解表裏、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程曰、脉虛身熱、得之傷暑、脉微弱、惡寒志論、氣微、此証先中於熱、再傷冷水、水氣留於腠理皮膚之中、則身熱疼重也、鑑云、李迺曰、中暍

注、此條曰、動而得之、為中熱為陽証也、誤矣、潔古所謂中暑之病、張介賓名為陰暑、雖俱名曰暑、其實非暑邪也、又熱論所謂病暑者、亦是傷寒、以時而異其名耳、不可據以注本証也、

邪在表、故身熱傷冷水、故身疼重、暑傷氣、虛故脈微弱也。溯源集云、曰証三條、有本証變証之不同、此條言其變証、身熱太陽之証也、不言汗出惡寒者、邪氣較輕於前也、疼重者、身體重而疼痛也、傷寒則有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証、而溫家亦有筋骨煩疼一身盡疼、關節疼痛之証、此以中暑之陽邪、而亦有此寒溫之証、是或飲冷水、或以冷水盥灌、水寒留著、滲入皮中所致也、中暑之脈本虛、又以水寒所傷、故尤見微弱也。

一物瓜蒂湯

主之 傷寒論千金翼無此七字、玉函脈証無一物二字、○溯源集云、論中不立治法、而金匱要略有一物瓜蒂湯主之、王肯堂云、瓜蒂一物散、或曰五苓散愚竊以理推之、若暑邪盛而表証甚者、當以瓜蒂之苦寒、上湧下泄、使水去而表邪亦去、以因吐得汗、有發散之義、故也、若身熱微而表証少、但脈微弱、而疼重、水行皮中者、則水寒較勝、自當用五苓散、使從水道氣化而出可也、雲岐子傷寒保命集云、太陽中暍者、身熱而煩、汗欲出、反飲冷水灌之、汗不能出、水行皮中、而脈微弱、表有水也、當發其汗、宜升麻湯升麻、葛根、芍藥、甘草、各一兩、右剉細、每服一兩、水三盞煎服、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二七箇 趙本、七作十、○程曰、本草云、瓜蒂味苦寒、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用之以散皮膚水氣、苦寒又可勝熱也、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桂山先生曰、按此方与証不對、恐是錯出、

傷寒論不載、可以為左証矣、淳按瓜蒂多為末服、亦有為煎服者、聲心方引玉箱方、傷寒四日方、瓜蒂二七枚、以水一升、煮取五合、一服當得吐之、外臺引刪繁療天行毒熱、通貫藏腑、沈鼓骨髓之間、或為黃疸黑疸赤疸自疸、穀疸馬黃等疾、喘息須臾而絕方、瓜蒂二七枚、右一味、以水一升、煮取五合、一服之、又千金治瘧無問新久者方、瓜蒂二七枚、搗、水漬一宿、服之、葛庭先生曰、仲景之以瘧溫暍合為一篇、厥有旨哉、夫天之氣、風寒暑溫燥也、其令之有德与人之有德、皆相感為病、而風寒二氣、傷人最夥、故著傷寒論、以盡其理、而他氣之傷人、自表而入者、举之于雜病論、此篇即是也、然則宜云燥溫暍、而除燥不言者、何也、蓋燥之一氣、為秋之令、而未見其傷人如風寒暑溫者、是論之所以不及此也、秋傷於燥、又言燥勝則乾、者、亦非秋燥之證、而所謂燥溫寒暑者、是地之燥溫、而非天氣之燥溫、後世有燥疫及秋燥病等說、要是門外揣摩、不足信也、但瘧則以內証言、秋傷於溫、而不言內燥而招外邪、然其情機則稍異于風寒、故与溫暍為篇、益足以知秋燥之不為病矣、且瘧也溫也暍也、其如此、則知殆是仲景之舊面、而非後人所節略矣、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徐鑑作脉證并治宜從

論一首 脉證三條 趙本亦無脉字 三當作二 方十二首 趙本亦作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巢源千金百脈上有謂無誤絡四字○趙曰言其百脈者舉夫數之衆多也猶言百骸爾程曰誤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緣大病後真陽已虛餘熱未盡周身百脈俱病是為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尤曰百脈一宗者分之則為百脈合之則為一宗悉致其病則無之非病矣葢庭先生曰按宗猶同姓為宗之宗一宗猶言一齊注家或以為朝宗之宗或以為宗尊之宗者俱失其義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來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趙本默然作默默々巢源千金医心方同趙本飲食上有欲字徐沈不用作不欲千金医心方口苦上有至朝二字脈誤作朝至小便赤下有黄字巢源同千金作小便赤澁外臺身形如和作身體仍和○尤曰詳其証意欲食矣而復不能食常默然靜矣而又躁不得卧飲食或有時美矣而復有不用聞食臭時如有寒如有熱矣而又不見為寒不見為熱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来不可為憑之象唯口苦小便赤脈微數則其常也所以者何热邪散漫未統於

經其氣遊走無定故其病亦去来無定而病之所以為熱者則徵於脈見於口与便有不可掩然者矣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巢源乃愈作不愈千金淅然作淅々然寒医心方同魏快作快非○尤曰夫腸胱者太陽之府其脈上至巔頂而外行皮膚溺時頭痛者太陽作虛而熱氣乘之也淅然快然則遽減矣夫作虛之氣溺已即復而熱淫之氣得陰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諸陰盡集而後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熱差減者愈差速也淳按頭者諸陽之會今陽虛故頭痛若淅然若頭眩因邪輕重其候不同故愈日亦各有差也淅然者言頭寒也非言一身与暍病小便已洒々然毛聳異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已方同○尤曰此病多於傷寒熱病前後見之其未病而預見者熱氣先動也其病後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其証以治具如下文桂山先生曰按魏氏以此証斷為氣病而今驗之於病者氣病多類此者然下條百合諸方並似与氣病不相干故其說雖甚巧竟難信據千金云傷寒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疾其狀惡寒而呕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

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千金微見作後見外臺作復見医心方同○尤曰此病多於傷寒熱病前後見之其未病而預見者熱氣先動也其病後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其証以治具如下文桂山先生曰按魏氏以此証斷為氣病而今驗之於病者氣病多類此者然下條百合諸方並似与氣病不相干故其說雖甚巧竟難信據千金云傷寒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疾其狀惡寒而呕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

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証治之思邈所論如此參之於本條明是百合病別是一種病尤注頗詳故今從之莖庭先生曰按此病趙氏以為熱畜不散積則毒生而傷其血所致与內經解体証無少異又与労瘵同形狀其說甚長攷郭氏傷寒補亡論曰此証又与素問所謂解体者相類体注曰惟百合一証与此比々相若竝是趙氏所本要之趙說太謬又吳医彙講有陶宗暘百合病贅言謂為心神渙散証亦非是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千金作百合病已経發汗之後更發者下文例並同

外臺作發汗已更發者下文例亦同○尤曰人之有百脉猶地之有衆水也衆水朝宗於海百脉朝宗於肺故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氣補虛清熱故諸方悉以之為主而隨証加藥治之用知母者以発汗傷津液故也魏曰百合病用百合一味而瘳此疾因得名也如傷寒論條内云太陽病桂枝証亦病因藥而得名之義也桂山先生曰按本草蘇頌云仲景治百合病凡四方病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今得魏注而義自明後世有病名河白者以河白草治之出証治準繩即与此同義柳洲先生曰宋吳曾能改齋漫録曰王原叔内翰云医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呸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変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此說与魏意稍近

又朱氏格致餘論曰本草棗之命名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此說俱矣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兩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外臺

以水作以泉水滓別間有置之一處四字煎並作煮是下同○徐曰加之泉水以浮陽而陰氣自調也莖庭先生曰按本草嘉祐新補泉水條云久服郤温調中下熱氣利小便可見其有瀉陽之功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外臺滑石上有百合二字尤本仍之○魏曰至下之後不用知母而以滑石代赭湯主之者以重墜之品隨下藥之勢使邪自下洩也用代赭石之澀々大便也用滑石之滑利小便也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兩碎綿裹　趙本亦作裹是千金外臺無綿囊二字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綿裹　古本趙本並有如字丸字碎字千金但作一兩二字匡心方同外臺有如字丸字九字無大字及綿裹二字業廣曰本草序例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栗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裹內中今傷寒金匱二書特於石膏曰綿裹他則不曰之者皆係脫文此於二石曰綿裹乃總存而不脫者也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外臺滓別閒有置一廂三字別作又分溫服作分再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鑑云百合病不應吐而吐之不解者則虛中以百合鷄子湯清而補之也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擘　雞子黃一枚○尤曰本草鷄子安五藏治熱疾吐後藏氣傷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內亦且攘外也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外臺作右一味依前法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和雞子一枚取中黃內百合湯中攪令調溫再服之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匡心方引千金作治百合病始不經發汗不吐不下其病如初者方○鑑云百合一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是謂其病遷延日久而不增減形証如昔年之初也以百合地黃湯通其百脈涼其百脈柳洲先生曰如初言患狀遷延不与初時異也鑑說恐非尤曰此則百合病正治之法也蓋肺主行身之陽腎

主行身之陰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氣中之熱地黃色黑入腎而除血中之熱氣血既治百脉俱清雖有邪氣亦必自下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黃汁一升　千金作二升医心方作三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趙本常作當是徐沈尤並仝醫心方

作大便當去汙為候也○尤曰服後大便如漆則熱除之驗也外臺云大便當出黑沫按外臺黑作惡程曰如漆地黃汁也桂山先生曰按程注親驗之說今從之地黃汁服之必泻利故云中病勿更服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趙本煮亦作者為是

久不解而變成泻邪熱留聚在肺也單用百合漬水外洗者以皮毛為肺之合其氣相通故也○尤曰病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外臺煮餅作白湯餅勿以作勿與医心方同

湯餅今饆飥也本草稬米小麥舂除熱止泻勿以鹹豉者恐鹹味耗水而增泻也總病論云煮餅是切麵條煮水淘過熱湯漬食之治人書注云煮餅即淡熟麵條也張師正倦游錄云凡以麪為食煮之皆謂湯餅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樓牡蠣散主之

栝樓牡蠣散用後方

外臺此條接前條方後為一條医心方同○尤曰病變成泻与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熱盛而津傷也栝樓根苦寒生津止泻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燥也

栝蔞牡蠣散方

栝蔞根　牡蠣熬等分　周本熬作煅

右為細末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原注）鑑云百合病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本不發熱今變發熱者其內熱可知也故以百合滑石散主之熱從小便而除矣

趙本亦作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 滑石三兩 炙

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析義云文理未妥疑有脫文千金方曰一本云治小便赤澁脯下堅急外台同由是觀之微利乃言小便耳滑石何能利大便耶）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脈証爲逆下亦有其病雖治四字千金注引本証亦同千金作百合病見在於陰而攻其陽則陽不得解也復下之其病不愈外臺同但攻其陽作以陽法攻之攻其陰作以陰法攻之○沉曰此治百合病之要法也微邪伏於營衛流行而病表裏當分陰陽以施救治可也（鑑云百合一病雖分陰陽表裏故以百合等湯主之若病見於陰者以溫養陽之法救之見於陽者以凉養陰之法救之即下文見陽攻陰或攻陰之後表仍不解復發其汗者此爲逆見陰攻陽或攻陽之後裏仍不解乃復下之者此亦爲逆也徐曰內証所謂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即是此義故諸治法皆以百合爲主至病見於陽加一二味以和其陽淳按陽法者表法則謂洗法也陰法者裏法則謂利水劑也言滑者內病今以百合洗身發熱者外疙今以滑石利小便此与諸病不同故別舉此治例矣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

默熱

趙本亦熱作默諸本同是脈証狀作其氣千金同外臺作狐惑之病其氣如傷寒默默但欲臥目瞑不得眠起則不安巢源目不得閉作目攣不得臥○程曰此証因傷寒而變斯疾故初得猶狀傷寒病後猶腸胃空虛而有熱則炎上下作炎上作則蝕咽喉爲惑炎下作則蝕二陰爲狐靈柩証五味曰蟲動則令人悅心是以起臥不安雖默默而目不得閉尤曰狐惑炎病即巢氏所謂蠱病也蠱雖炎病而能使人惑亂而狐疑故曰狐惑至生炎之由則趙氏所謂溫熱停久蒸腐氣血而成癘潰於是風化所成炎者當矣醫說云古之論疾多取像取類使人易曉以時氣聲嗄咽乾欲睡復不安眠爲狐惑以狐多疑惑也

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

巢源蝕於喉作蟲食於喉咽下蝕豆作食陰下千金有肛字○徐曰毒盛

在上蝕於喉為惑謂熱淫如惑亂之氣感而生惑也毒偏在下侵蝕於陰為狐謂柔害而出隱如狐性之陰也蝕者若有食之而不見其形如日月之蝕也鑑云狐惑牙疳下疳等瘡之古名也近時惟以疳呼之下疳即狐也蝕爛肛陰牙疳即惑也蝕咽腐齦脫牙穿腮破唇蔑庭先生曰按牙疳多止前陰乘疳不必及咽喉金鑑未為當郭白雲曰狐惑蟲病多因医者汗吐下太過又利小便重亡津液熱毒內攻藏府焦枯炎不得安故上下求食亦有不發汗內熱焦枯而成者凡人之喉及陰肛此他肌肉津潤故炎咏津潤而食之蟲病又不止因傷寒而成多自下感或居濕地或下利久而得當於蟲中求之桂山先生曰按此說極是但至言炎不得安上下求食豈有此理蝕是蝕爛之義濕熱蘊蒸所致非炎實食喉及肛之謂也

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 脉証千金外臺不欲上有狐惑之病並五字外臺無目字巢源千金乍並作翕

○程曰炎聞食臭則求食故惡聞炎動胃虛則面目之色無定是以乍赤乍黑乍白也

蝕於上部則聲喝 原注一作嗄巢源外臺作其聲嗄○桂山先生曰按字書喝於遏切音餲嘶聲嗄先齊切音西聲破曰嗄

甘草瀉心湯主之 脉証千金外臺無甘草二字然方則載甘草瀉心湯桂山先生曰按賓氏瘡瘍全書李氏医学入門並用三黃瀉心湯蓋因單作瀉心湯耶三黃瀉心湯吐劒篇稱瀉心湯○尤曰甘草瀉心不特快中氣運而濕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炎之任鑑云甘草瀉心湯必傳寫之誤也姑存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傷寒論外臺有炙字

黃連一兩 趙本亦作一是

大棗十二枚 傷寒論外臺有擘字

半夏半斤 傷寒論外臺作半升是有洗字

右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論味下脫以字再煎下有取三升三字外臺三服下有兼療下利不止心中愊愊堅而呕腸中鳴者方十八字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此條原本接前條方後為一條今據徐本趙本等別提巢源外臺則作其脉証千金外臺湯下有此皆由濕毒氣所為也九字○徐曰下部毒盛所傷在血而咽乾喉屬陽咽屬陰也藥用苦參薰洗以去風清熱而殺炎也桂山先生曰苦參湯方原本缺徐沈尤本及金鑑所載如左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燻洗日三服尤本金鑑無服字是又徐鎔附遺云以龍安時傷寒愈病論補之程同苦參半斤梘白皮狼牙根各四兩右剉以水五升煎三升半洗之按二方未知何是然以理推之用苦參一味為佳用苦參一味

治齲嵩見于史記倉公傳亦取乎清熱殺虫溥按據原本改之下部當是上部之訛否則与肛無異蓋此病熱毒內畜表發則為寒熱其蝕上蝕下皆熱淫之使然而病在上則內服羊夏瀉心湯瀉腸熱外以苦參嗽之在下則內服猪苓散即五散本散利小便外以雄黃薰之治法恐不出此二端下赤小豆當歸散治下部膿成之方也

雄黃

蝕於肛者雄黃薰之千金外臺肛下有外字程周黃下有散字○徐曰蝕於肛則不獨隨經而上侵咽湿熱甚而糜爛於下矣故以雄黃薰之雄黃殺蟲去風解毒更力也

雄黃薰方古本趙本亦無薰方二字是千金有三斤二字

右一味為末筒吞二枚合之燒向肛薰之原注脈經云方病人或從呼吸上止蝕其咽或從下焦欲蝕其肛陰蝕上為惑蝕下為狐惑蝕之古本趙本文方亦作之注飲並作蝕為是徐程刪原注○桂山先生曰猪苓散樓氏綱目云未效按証類猪苓條圖經引張仲景云黃疸病及狐惑病並猪苓散主之猪苓茯苓木等分杵末每服方寸匕與水調下蓋此方也溥按此方見咳吐篇中蓋猪苓散即五苓散也

病者脉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

脉經千金病者作其人○鑑云數主瘡主熱今外無身熱而內有瘡熱之熱在於陰故默默但欲卧也熱在於陽故微煩汗出也莒庭先生曰朱氏曰按此証若未成膿必不能食亦必另用清熱托毒方法凡治瘡瘍之理皆然無熱無字疑悞當是發熱也此說似是然據瘡癰篇無字不改而義通

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鴆眼

原注一本此有黃字○鑑云然其病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鴆眼者是熱蘊於血故皆絡赤也七八日四肢皆黑者是熱瘀血腐故皆絡黑也

若能食者膿已成也

千金外臺無若字○程曰能食者邪氣散漫不在藏府而在陰肛爛肉腐肌而成膿矣鑑云若不能食其毒尚伏諸裏若已能食其毒已化成膿也

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尤曰按此一條注家有目為狐惑病者有目為陰陽毒者要之亦是湿熱蘊毒之病其不腐而為癰者積而為癰不發於身面者則發於腸臟亦病機自然之勢也仲景意謂与狐惑陰陽毒同源而異流者故特論列於此欲人知此為狐惑証稻葉元熙曰脉經千金亦編入于狐惑中溥按外臺同業廣曰按默默但欲卧与前條默默欲眠同義目赤

目皆黑与前條其面目赤不黑相應但彼不欲飲食惡聞食臭此則能食蓋其別在膿未成与已成若字承前不能食文而言本條斷為狐惑病也益明矣

赤小豆當歸散方 趙本無小字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古本趙本芽字作茅 當歸原缺銖兩千金外臺用三兩徐鎔附遺引麗安時當歸一兩周本作十兩輯義同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程曰當歸主惡瘡瘍赤小豆主排癰腫漿水能調理藏府三味為治癰膿已成之劑此方蝕於肛門者當用之按後先血後便此近血也亦用此湯以大腸肛門本是一源病雖不同其解藏毒則一也桂山先生曰漿酢也炊粟米熱投冷水中浸五六日生白花色類漿者挾漿水法出本草蒙筌薛庭先生曰說文漿酢漿也从水將有聲本草王石部下品新補云漿水味甘酸微温無毒又云粟米新熟白花者佳煎令醋止咀嚼朱氏本草衍義補遺曰漿水味甘酸而性涼善走化滯物解消煩渴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古本趙本並與作血是巢源面赤作面目醫心方同唾作清便二字無主方醫心方唾作下五日可治作五日不治死七日以下及主方無脉証作陽毒為病身重腰脊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或吐血下痢其脉浮大數面赤斑斑如錦文喉咽痛唾膿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有傷寒一二日便成陽毒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升麻湯主之千金外臺並同肘後作初得傷寒便身重腰脊痛煩悶不已脉浮面赤斑斑如錦文喉咽痛或下痢或狂言欲走此名中陽毒五日可治過此死宜用此方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黄蜀椒主之 古本趙本並七作七是醫心方作陰毒病面目青舉躰疼痛喉咽不利手足逆冷五日不治死脉証作陰毒為病身重脊強腰中皷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下堅強短氣不得息吐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沈細緊數千金外臺此間並有仲景云此陰毒之候八字身如被打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或傷寒初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七日以上至十日變成陰毒甘草湯主之千金外臺並同肘後作若身重脊強蟄蟄如被打腹中痛心下強短氣吐逆唇青面黑四肢冷脉沈細而緊數此名中陰毒五日可

治過此死用此方○尤曰毒者邪氣蘊畜不解之謂陽毒非必極熱陰毒非必極寒邪在陽者為陽毒邪在陰者為陰毒也而此所謂陰陽者亦非藏府氣血之謂但以面赤斑ゝ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謂之陽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膿血其邪隱而在表之裏者謂之陰耳故皆得辛溫升散之品以發其蘊畜不解之邪而亦必用甘潤鹹寒之味以安其邪氣經穫之陰五日邪氣尚淺發之猶易故可治七日邪氣已深發之則難故不可治其旨微矣雄黃二物陽毒用之者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陰毒去之者恐陰血受寒為陰而凝不散故成陰毒後人不解其義視為邪不可劫而陰氣反受損也郭氏曰升麻甘草二湯觀其用藥性甚緩然諸家必先用之者以古人治陰陽二毒者惟此二湯故須用之以去其毒勢而後輔之以他藥也淳按郭說是也蓋此病先天遺毒感時氣而外發之症故先以發表為主猶瘡疹之發表為主脉証等所收症候頗詳然至其証具則此湯非所主恐屬不治本証所云者屬初起之証候故以發表為主所以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也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二兩　當歸一兩　甘草二兩　蜀椒炒去汗一兩趙本亦作汗是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原注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有蜀椒為五味注云張仲景方去雄黃有蜀椒淳按外臺甘草湯亦無雄黃有蜀椒即本方加栀子桂心為八味肘後千金外臺四升作五升一升作二升半似是○蘭臺軌範云蜀椒辛熱之品陽毒用而陰毒反去之疑誤活人書加犀角等四味頗切當桂山先生曰按巢源云夫欲辨陰陽毒病者始得病時可看手足指冷者是陰不冷者是陽後云手足毒出則汗ゝ出則解又云陽毒者面目赤斑ゝ赤斑十生一死若發黑斑十死一生由此觀之陽毒乃不得不用活人陽毒升麻湯及化斑湯之屬即後世所謂陽斑也陰毒乃不得不用麗氏附子飲霹靂散正陽丹之類即後世所謂陰斑也而以升麻鱉甲湯一方主之者可疑董氏每遇此症按法施治曾無一驗凡遇此証多以不治之証視之ゝ說覺不誣矣

薛生白曰百合狐惑陰陽毒三病攷之巢源千金多係傷寒後所變此其所以合為一篇欲但百合狐惑注家或謂在後世為某病然其說竟屬牽凑實不能知其為何証如陽毒陰毒就唐宋諸書攷之則殆是三陽合病与少陰直中之類然仲景不舉之傷寒論中則知是別一種証而亦未明其為今之某病也然則三病也者古特有而今絶無者耳瘟疹創於東漢腳氣盛於晉唐風會變遷理之所然庸詎疑于古今之有異乎

瘧病脉證幷治第四

證二條 薛氏先生曰按此上當脫脉字

師曰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 外臺此上有雜瘧脉三字○程曰內

瘧曰疾瘧皆生於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岐伯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渴欲飲水方其寒湯火不能溫及其熱冰水不能寒此陰陽交爭虛實并作邪舍於營衛之間風寒之氣不常故休作有時而作往來寒熱也徐曰瘧者半表裏病而非驟發之外病也故內通天論瘧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又曰在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唯其半表裏則脉必出於弦〻者東方甲木之氣瘧屬少陽故曰瘧脉自弦者謂感有風寒而脉唯自弦也於是脉既有一定之象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綱也尤曰瘧者少陽之邪弦者少陽之脉有是邪則有是脉也然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瘧之氣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裏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風從熱出而不可以藥散者當各隨其脉而施治也

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吐之 脉經可溫之作可溫藥巢源作溫藥已外臺作溫藥愈脉經弦緊作若脉緊數千金同巢源作

脉數而緊外臺作數緊脉經巢源千金也作之巢源可吐之作不針灸之千金作吐之差外臺同○徐曰脉以大者為陽則小緊而內入者為陰〻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況寒脉而非陰脉非陰故可發汗針灸也瘧脉緊弦而忽浮大知邪真高而淺高者越之故曰可吐薛氏先生曰按此條就脉候以示瘧病証治之綱領蓋瘧是半表半裏之病其有表裏証亦少不同所言弦數者多熱即白虎加桂枝湯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証也弦小緊陽病邪之所派及不比傷寒太陽〻明之情機故其汗吐下亦与傷寒之治例者下之差黨甲煎丸是也弦遲者可溫之柴胡桂枝乾姜湯是也弦緊者可發汗牡蛎湯是也浮大者可吐之蜀漆散是也療瘧之法實不能出于此數件矣程氏謂後并無汗吐下溫針灸之法去古既遠文多簡略不可攷矣者恐不然也又刺瘧篇云瘧脉小實急灸胆少陰

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外臺弦上有脉字

食頃乃可以治之過之則失時十七字本是剌瘧篇文○程曰木嚮則發熱〻則脉數此邪氣微者故以飲食消息止之証曰五藏病各有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各隨其不喜者為病遂其喜惡而消息之則瘧自止尤曰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〻極則生風〻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生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瀉之屬正內証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桂山先生曰按風發以飲食消息止之其義未清晰姑擧二氏之說以

備攻淳按此瘧病治法之大綱言此病多過飲食而復故結以此二句戒之也諸注恐誤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趙本去亦作云是巢源病上有問曰二字外臺亦有問字其作期千金如其不差作也今不愈脉証無此二十七字○程曰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一氣十五日也夫人受氣於天氣第更移榮衛亦因之以易故交一節氣當愈不愈者再易一氣故云月盡解也

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脉証無師曰此三字有瘧病二字無急治之三字○尤曰設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結為癥瘕癖處脇下將成負固不服之勢故宜急治魏曰寒熱雜合之邪在少陽而上下格阻之氣結厥陰聚肝下之血分而實為瘧病之母氣足于生瘧而不已此所謂陽五盛歷月証年而病不除也蓋有物以作患于裏如草樹之有根荄必須急為拔去不然旋伐旋生有母在焉未有不滋蔓難圖者矣桂山先生曰按王肅痎瘧病癖也乃瘧母之母从疒者三因云結為癥癖在腹脇名曰老瘧亦名曰母瘧宜鱉甲煎丸圓徐鎔本下並作圓脉証作鱉甲煎圓主之外臺無丸字○尤曰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鱉甲煎丸方

鱉甲十二分炙 千金作成死鱉十二斤 治如食法注云要略作鱉甲三兩

烏扇三分燒 千金作烏羽十八銖 注云一作烏扇○桂山先生曰按烏扇即射干見本証攷本草射干散結氣腹中邪逆

黃芩三分 千金作十八銖

柴胡六分 千金作一兩半

鼠婦三分熬 千金作蚕蟲三十銖注云要略作鼠婦○桂山先生曰本草鼠婦治月閉寒熱蔓庭先生曰圖証云張仲景主久瘧大鱉甲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熱也

乾姜二分 趙本亦作三千金作十二銖

大黃三分 千金作十二銖

芎藭一分熬 千金作二銖外臺作二分並無去毛二字○桂山先生曰本草名韋

石韋三分去毛 千金作十二銖外臺作二分並無去毛二字○桂山先生曰本草名韋治勞熱邪氣利水道

厚朴三分 千金作十二銖外臺有炙字

牡丹五分去心 千金作牡丹皮十二銖外臺亦無去心二字

瞿麥二分 千金作十二銖○桂山先生曰本草瞿麥利小便下閉血

紫葳三分 趙本亦作威古本三作二千金作十二銖注云盛一作紫菀○桂山先生曰本草紫葳治癥瘕血閉寒熱

半夏一分 千金作八銖 外臺有洗字 千金作八
金作八銖 蠐螬五分熬 古本趙本及諸本並作蠐螬是千金作三十銖○桂山先生曰本草蠐螬治血積癥瘕破堅 阿膠三分炙 趙本亦作阿是千金作十二銖 蜂窠四分炙 趙本亦作窠千金作一兩○桂山先生曰本草蜂窠治寒熱邪氣 赤消十二分 千金作海藻十二銖注云要略作赤消○桂山先生曰赤消活人書云消石生於赤山蓋庭先生曰本草芒消條陶隱居引皇甫士安解散消石大凡說云消石三月採於赤山蘭軒翁曰活人書赤消作朴硝永類鈐方同類聚引活人書作赤消 蜚蠊六分熬 千金作蠐螬治腹脹寒熱利大小便 桃仁二分 趙本二作一千金作一兩外臺作桃人三分去皮尖熬○蓋庭先生曰按古方所言分者係裁分之分非六銖為分之分此方蠐螬甲千金注作三兩而鍛竈下灰与清酒俱有定量則他藥以分稱者蓋後人所妄改其三分宜作十八銖一兩六銖一分宜作六銖三分宜作十二銖四分宜作一兩始合古義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 今改千金更有大戟八銖為二十四味外臺灰即鍛竈中灰爾亦主癥瘕堅積 鍛竈鐵 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

酒盡一半着蠐螬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

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原注

千金方用蠐螬甲十二片又以海藻三分大戟一分蠐虫五分無鼠婦赤消二味以蠐螬甲煎和諸藥為丸 今本千金与原注異詳見上千金浸灰候酒盡一半作以酒漬灰去灰取酒 倣宋 取汁作取滓空心作未食如臺一斛五斗作一斛五升○程曰癥毋者邪氣內搏於藏府血氣羈留而不行息而成積故內結癥瘕而外作往來寒熱故以為君邪結於氣分者厚朴半夏石韋蕪荑瞿麥蠐螬甲主癥瘕寒熱故以為君邪結於血分者用大黃芍藥蠐虫桃仁赤消牡丹鼠婦紫威攻逐血結為臣邪結於氣分者厚朴半夏石韋蕪荑瞿麥烏羽蜂房蜣蜋下氣利小便以為佐調寒熱和陰陽則有黃芩乾姜通營衛則有桂枝柴胡和氣血則有阿膠即行竈灰之溫清酒之熱所以制蠐甲同諸藥而逐癥瘕癥毋內結

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此急治之大方也桂山先生曰此方合小柴胡桂枝大承氣三湯去甘草枳実主以蠐甲更用以上數品以攻半表之邪半裏之結無所不至烏然三因云古方雖有蠐甲煎等不特服不見效抑亦藥料難備此說殆有理烏蓋庭先生曰按弟子山內慮曰此方逐血之品特多者以癥至久則血道澀滯与邪搏結楊仁齋有癥有水有血當以常山草棗檳榔青皮烏梅甘草作劑加五靈脂桃仁為佐之說其意可見矣此說為是此

方蓋崔氏所謂羈縻攻之者見外臺注家以為急治恐誤瘧中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癉趙本亦有癉字諸本同巢源作悗先絶無熱而二字外臺師曰上有辨癉病三字千金則熱而作而脉微其候必六字冤作滿外臺並同○程曰癉熱也內經瘡論曰癉瘡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沖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客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之則陽氣盛之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此肺素有熱而成癉癉瘡也今所云陰氣孤絶者以熱邪亢盛熱盛則氣消故煩冤少氣表裏俱病令手足熱而欲嘔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不在分肉內外也

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古本趙本分肉作分肉諸本同是巢源邪作寒外臺內藏於心作在心藏○程曰心陽藏也心惡熱邪氣內藏於心而為癉瘡也然則癉瘡肌肉此熱藏於心外舍於分肉之間內外燔灼故令人消鑠脫肉此熱藏於心而為癉瘡也然則癉瘡之所舍屬心肺兩經者欲淳按此條全係內經瘡論之文蓋仲景取其文示与本經所稱溫瘧無異耳故別不載主方叔和以与溫瘧相同自述脉經既除此條然外臺引仲景傷寒論載此文則知出于仲景之手無可疑矣蓋此撰用諸書畢名異而病同者也

溫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脉經作瘧但見熱者溫瘧也其脉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朝發暮解暮發朝解名曰溫瘧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千金無如字但熱作時病六七日但見熱也其候十一字呸下与脉經同外臺如平作如平人但熱作時熱呸下亦与脉經同○程曰內經瘧論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与汗皆出此病藏之腎其氣先從內出之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之盛之則熱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今但熱不寒則与癉瘧無異意者內經以先熱後寒為溫瘧仲景以但熱不寒為溫瘧也脉如平非平也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無寒邪氣內藏於心故時呸外舍於肌肉故骨節疼煩今陽邪偏勝但熱無寒加桂枝於白虎湯中引白虎辛寒而出入營衛制其陽邪之亢害尤曰脉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脉如其平時也骨節煩疼時呸者熱從腎出外舍於其合而上并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其勢而達之耳葢庭先生曰按內經以先熱後寒為溫瘧稍与上條癉瘧相近葢是別發一義者不宜援內經溫瘧為說矣內經稱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而仲景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知是溫瘧之溫与溫病之溫實同其義癉邪本在少陽故時呸此証則熱邪熏胃者為甚故身無寒但熱更欬骨節疼煩視之則猶有表邪在故加桂枝于白虎湯中以兼治表裏此証白虎清涼而少陽之邪亦解猶三陽合病

用之例、但其脉如平諸注未瑩愚亦未曾遇此病未由知其理存而闕疑已、淳按下利喘云、下利三部脉平、千金翼平作浮存攷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炙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千金外臺作六合、據傷寒論作六合為是　去皮　桂枝三兩

右剉、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即愈、趙本亦無即字、○桂山先生曰、按徐泥作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一云、右剉、每五錢、水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尤本依前法、此蓋古之煎法、其云錢云盞、係于宋人改定千金云右四味、吹咀、以水一斗二升、煮米爛、去滓、加桂心三兩、煎取三升、分三服、覆令汗、先寒發熱者愈、外臺引千金方後傷寒論云、用粳稻米不熟稻米是也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外臺作療牡瘧蜀漆散、○尤曰、瘧多寒者、非真寒也、陽氣為痰飲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內伏心間、心牡藏也、故名牡瘧、曇曰、蜀漆吐瘧痰、云去則陽伸而寒愈、取雲母龍骨者、以曇蜀漆上越之猛恐并動心中之神与氣也、淳按牡、陽也、胸中陽也、今寒飲伏陽位、故名云牡瘧也、猶倉公傳心疝、稱牡疝之類、桂山先生以牡為牝、程鑑同、金引外臺証之、然宋本外臺、猶作牡、其作牝者、益程衍道所改、故其說難從、又按此方不云吐者、似脫漏

蜀漆散方

蜀漆燒去腥、洗　外臺亦作洗、是　雲母燒二日夜、千金外臺無注文四字　龍骨等分

程曰、曇蜀漆、常山苗也、得漿水能吐瘧之頑痰、葛庭先生曰、按雲母龍骨性用、注家所說、似未明晰、攷之本草、亦未見有治瘧之能、竊以為此二味及牡蠣俱有解水結之功、故与曇蜀漆相配、能豁瘧痰也、肘後方云、老瘧久不斷者、末龍骨方寸七、先發一時、以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熱盡服、温覆取汗、便即效、千金翼云、療痰飲頭痛、往來寒熱方、常山一兩、雲母粉二兩、右二味為散、熟湯服方寸七、吐之止、若吐不盡、更服、並与此方其意相似、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温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七、原注一方、雲母作雲實、外臺引作右三味等分、擣篩為散、先

未發前一炊以清酢漿水和半錢服臨發時更服一錢溫瘧者加蜀漆半分
雲母炭火燒之三日三夜用蓖庭先生曰外臺似是千金清酢漿水作酢漿
二字一炊下有頃字注云要略不用雲母用雲實尤本刪溫瘧以下十四字
并注○程曰三陰者其道遠故於未發之先服令藥入陰分以祛其邪屬心
肺者其道近故於臨發之時服令藥力入心肺以祛其邪此方乃吐頑痰和
陰陽之劑故牝瘧溫瘧俱可服蓖庭先生曰按刺瘧篇次注云先其發時真
邪異居波隴不起故可治過時則真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真氣故曰失時蓋
得此說而此方服法義益明矣仁齋直指云凡瘧方來与正發不可服藥服
藥在於未發兩時之先否則藥病交爭轉為深害桂山先生曰按以未發前
服之語觀之即是後世所謂截瘧之藥也外臺載廣濟常山湯常山三兩以
漿水三升浸經一宿煎取一升欲發前頓
服之後微吐差止与本方其意殆同矣

附外臺秘要方

程本金鑑並不載
附方以下各篇同

牡蠣湯治牡瘧

外臺引作牡瘧多寒者名瘧牡蠣湯主之○尤曰按此
係宋孫奇等所附蓋亦罔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較猛
矣趙氏云牡蠣奧堅消結麻黃非猶散寒且
可發越陽氣使通於外結散陽通其病自愈

牡蠣四兩 熬　麻黃去節 四兩　甘草二兩 外臺有炙字

蜀漆三兩 外臺有若無用常山代之七字千金同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
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外臺作右四味

切以水先洗罔漆三遍去腥以水八升煮罔漆及麻黃去沫取六升內二味
更煎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吐勿更服則愈○蓖庭先生曰按此方吐而兼
汗者張戴人法間有此類然愚嘗用治瘧夜間發及熱甚無汗者
服後不吐而汗稍々邪解就愈尤氏以謂外攻之力較猛者信矣

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千金

無亦治勞瘧四字外臺方後云鉉心錄療勞瘧○徐曰傷寒論寒熱往來為
少陽邪在半表裏故也瘧邪亦在半表裏故入而与陰爭則寒出而与陽爭
則熱此少陽之象也是謂少陽兼他經之証則有之謂他經而全不涉少
陽則不成其為瘧矣以小柴胡亦為治瘧主方渴易半夏加括蔞根亦治
少陽成法也攻補兼施故亦主勞瘧桂山先生曰按巢源勞瘧候云凡瘧
積久不差者則表裏俱虛客邪未散真氣不復故疾雖暫間小勞便發

柴胡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外臺有炙字

括蔞根四兩　生姜二兩千金外臺作三兩　大棗十二枚外臺有擘字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趙本二服作三服、是千金外臺亦作三、無服字

柴胡桂薑湯趙本薑亦作姜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原注

服一劑如神○徐曰、胸中之陽氣散行于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外衛之陽爲氣散行于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外衛而病發、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熱、而營之素痺者、亦不出而与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寒不熱也、小柴胡本陰陽兩停之方、寒多故加桂枝乾姜、則進而從陽、痺著之邪、可以開矣、更加牡蠣、以奠其堅塁、則陰陽豁然貫通、而大汗解矣、所以去一劑如神桂山先生曰、按括蔞根除留熱徐氏不釋者何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去皮　乾姜二兩　括蔞根四兩

黄芩三兩　牡蠣三兩熬　甘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桂山

先生曰、按此方外臺瘧門無所攷、本出于傷寒太陽下篇、葢庭先生曰、按此方宋人取而附此、葢有所據也、今依治瘧如神之言、治不虚証、太陽下篇所用係于太少併病、而兼飲結者、如此條徐注為數、趙氏于然瘧有痰癖積聚許仁則既有其說、則此所用亦為兼治飲結者、葢其趣似異而実同者也

中風歷節病脉證并治第五

論一首　脉證三條三疑七論　方十二首趙本二作一、非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此爲痺古本半作生、非

○鑑云、風病内經論之詳矣、但徃徃之爲病、當半身不遂、即經所謂偏枯也、或但臂不遂者、非中風也、即痺病也、況曰、此分中風与痺也、風之爲病、非傷於衛、即侵於榮、故當半身不遂、謂半身之氣傷而不用也、若但臂不遂、此爲痺者、閉也、謂一節之氣閉而不仁也、尤曰、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痺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痺輕、風動而痺著也、葢庭先生曰、挨凡形骸一節之氣閉而不仁者、皆謂之痺、今止云臂者、葢舉一隅爾、桂山先生曰、字彙遂、從志也、不遂即不從志之謂、業廣曰、不遂千金等書、或作不隨、說文遂、亡也、从辵家聲、段注、廣韵、達也、成也、安也、止也、從志也、按皆引伸之義也、

隨從也、从辵隋聲、按不遂作不家為正說文家从豕从意也、从八豕聲、段玉裁云、隨从字當作家、後世皆以遂為家矣、**脉微而數中風使然**、鑑云、痺為陰病、脉多沉澁、風為陽病、脉多浮緩、今脉微而數、中風使然、其脉微者正氣虛也、數者邪氣勝也、故病風中之人、因虛而召風者、未有不見微弱之脉者也、因熱而生風者、未有不見數急之脉者也、尤曰、風從虛入、故脉微、風奏而成熱、故脉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痺病亦是風病、但以在陽者則為風、而在陰者則為痺耳、桂山先生曰、按脉微而數、可疑今驗風病多脉浮大而滑、而或數或不數、溥按脉微二字、宜接痺病看、蓋以微脉配痺病、以數脉配風疾也、平人氣象論云、脉滑曰風、脉濇曰痺、千金風門云、風痺濕痺周痺筋痺脉痺、肌痺皮痺、腎痺胞痺、各有証候、形如風狀、得脉別也、脉微濇、其証身體不仁、可見此條亦以脉陰陽分風与痺矣、

寸口脉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脉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尤曰、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為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為血虛、不足為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脉空虛、并無以捍禦外氣、而賊邪不瀉、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處而留著矣、**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尤曰、邪在左、緩急之殊、而為表為裏、亦有証絡藏府之別、沈曰、喎僻者、邪犯陽明少陽証絡、口目為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而急者為急者所引、則

有淤字以上四字句此似是○尤曰蓋神藏於臟而通於府、病則神室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藏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舌雜言而涎自出也沉曰邪入於府堵塞胸間神機不能出入鑒照則不識人入於五藏併湊於心臟真不能澈灌於舌、即雜言程曰不識人者、咀呀謬昧暴瘖此邪入府則謬昧不識人入藏則舌雜言而為瘖矣舌雜言則唇吻不收而涎下也蓋庭先生曰按徐氏曰至入府、邪必歸于胃、為六府之總司也于是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為痰涎氣壅隧道胃之支脉絡心者逆有壅塞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以上醫門法律文)試觀俗做陳摶按住頸間兩人迎脉氣即壅迫不識人、迎者胃脉也則不識人之由胃氣壅不信然哉此說或有理蓋入府入藏其證似輕重相錯然細譯其理不識人者一時昏塞暫時醒省即卒中閉証之謂舌雜言口吐涎者其病深固必心神不收百治雖效者也桂山先生曰不識人內証咀呀謬擊仆巢源有風癮候云其狀奄忽不知人喉裏噫、然有聲即卒中急風是也舌雜言內証咀呀謬瘖徘巢源有風舌強不得語候云脾脉絡胃夫咽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脉係舌本今心脾二藏受風邪故舌強不得語也由以上數義觀之正知此條乃是中風諸証之一大綱領也張璐則以候氏黑散主之誤甚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原注外臺治風癩○)

徐曰大風緊指涎涮卒倒之後也沉曰直侵肌肉臟腑故為大風邪困於脾則四肢煩重陽氣虛而風未化熱則心中惡寒不足丹水子曰此方主中風在心肺之上部兼熱火溫之症淳按心中惡寒不足當作心中不足惡寒業廣曰本草杏核人條寒心貴豚素問刺瘧篇肺瘧者令人心寒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細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蠣三分　桔梗八分　防風十分　人參三分

礬石三分　黃芩五分　當歸三分　乾薑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沉曰用參朮茯苓健脾安土同乾薑溫中補氣以菊花防風能驅表裏之風芎藭宣血養血為助桂枝導引諸藥而開痺著以礬石化痰除溫牡蠣收陰養正桔梗開提邪氣而使大氣得轉風邪得去黃芩專清風化之熱細辛祛風而通心腎之氣相交以涓引羣藥至周身俾諸為使也

右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趙本亦作七是)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熟食即下矣冷食

自能助藥力趙本六十日止即藥積七字作自能助藥力五字非○桂山先生曰按此方主療文法与前後諸條異先揭方名而後治云々者全似後世証方之例故程氏尤氏金鑑並云宋人所附然巢源寒食散発候云仲景証有候氏黒散外臺風癲門載本方引古今録驗無桔梗有鍾乳礬石方後云張仲景此方桔梗八分無鍾乳礬石乃知此方隋唐之人以為仲景方則誰宋人所附較然矣又按依外臺方中有礬石鍾乳而方後云冷食自能助藥力後人因謂仲景始製五石散信乎

寸口脉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脉証衛緩作衛遲○尤曰遲者行之不及緩者至而無力不及為寒而無力為虛也況而緩者為営不足浮而緩者為衛中風衛在表而営在裏也桂山先生曰按遲者數之反緩者急之反金鑑改遲作浮云遲緩二脉不能並見必是傳写之誤此却非也蓋庭先生曰按営緩衛緩二句是雙関文法上句是客詞下句是主詞對挙以為栄虛衛虛之辨緩字承上文猶言虛太陽下篇緊反入裏緊反出表之例栄緩言尺中緩者栄必虛衛緩言寸口字指邪而言是同語緩者衛必虛栄緩一句本不干中風而注家牽合為說未免蹖錯

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況本中証作入証○尤曰証不足而風入之血為風動則身癢而癮疹心不足而風中之陽用不布則胸滿而短氣証行肌中而心處胸間也況曰営衛未致大虛邪氣不能内入持於証絡風血相搏風邪主病則発身癢癮疹邪機外出之徴若心氣不足正不禦邪進而擾乱於胸大氣不轉津液化為痰涎則胸滿短氣蓋賊風内入最怕入心乘胃而成死証桂山先生曰医方集成云有中之輕者在皮膚之間言語微蹇眉角牽引遍身瘡癬狀如虫行目旋耳鳴亦謂邪氣中証也

風引湯除熱癲癇桂山先生曰張氏千金方衍義云風引者風淫末疾而四肢引動也除熱去癲癇楼氏涸目作除熱癲癇王氏啓玄同此其改癲作癇於理為得矣蓋庭先生曰医壘元戎亦作除熱癲癇本草衍義作治風熱瘈瘲及驚癇瘈瘲

大黄 乾姜 龍骨各四兩 桂枝三兩千金外臺作桂心 甘草外臺有炙字 牡蠣各二兩千金二作三外臺同而有熬字 寒水石千金寒作凝 滑石 赤石脂 石膏各六兩外臺六作八 并 白石脂 紫石英

尤曰此下熱清熱之劑孫奇以中風多従熱起改特附於此欤中有姜桂石脂龍蛎者蓋以澁取泄以熱監寒也然亦猛劑用者審之蓋庭先

生曰按尤氏以此方為猛劑然其藥不過大黃石膏等而僅用三指撮則固無須顧慮矣三指撮即方寸匕餘素問識痛能論下引陶氏序例以証之

右十二味杵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淳按千金風眩門云凡用井花水者取清淨也今用江水無泥又無砂礫源泉遠涉順勢歸海不逆上流用以治頭必歸於下故也煮三沸溫服一升原注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癎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巢氏云脚氣宜服風引湯古本無氏云二字桂山先生曰按此方亦非宋人所附外臺風癎門引崔氏甚詳云療大人風引少小驚癎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能療除熱鎮心紫石湯方同本右十二味擣篩盛以韋囊置於高涼處大人欲服乃取水二升先煮兩沸便內藥方寸匕又煮取一升二合濾去滓頓服之少小未滿百日服一合熱多者日二三服每以意消息之永嘉二年大人小兒頻行風癎之病得發例不能言或發熱半身掣縮或五六日或七八日死張思惟合此散療皆愈此本仲景傷寒論方古今錄驗范汪同千金風癎門紫石寒散即本方主療服法煮取散由此觀之風引即風癎掣引之謂而為仲景之方甚明程氏尤氏輩亦何不考也

防己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尤曰趙氏云狂走譫語身熱脈大者屬陽明也此無寒熱其脈浮者乃血虛生熱邪拜於陽而然

防己一錢分 桂枝三錢分 防風三錢分 甘草一錢分 趙本作二錢分 類聚作二分

尤曰桂枝防風防己甘草酒浸取汁用是輕清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黃之甘寒熟蒸使歸於陰以養血除熱蓋藥生則散表熟則補衰此煎煮法亦表裏法也蘭臺軌範云此方他藥輕而生地獨重乃治血中之風也此等法最宜細玩

右四味以酒一盃漬之一宿趙本漬作浸絞取汁生地黃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桂山先生曰按此方程氏金鑑並不載蓋以為宋人所附也未知果然否千金風眩門所收却似古之制今錄于左以備攷治語狂錯眼目霍亂或言見鬼精神昏亂防己地黃湯方

防己甘草各二兩 桂心防風各三兩 生地黃五斤別切勿合菜

右五味咬咀以水一升漬一宿絞汁著一面取其滓著竹簀上以地黃汁藥滓上於三斗米下蒸之以銅器承取汁飯熟以向前藥汁合絞取之分再服蓽庭先生曰按據千金此係徐嗣伯方

頭風摩散方 千金無摩字三因附子摩頭散治因沐頭中風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而病甚頭痛不可以出至日則少愈名曰首風 本方

大附子一枚炮 千金作附子一枚中形者 鹽等分 千金作如附子大 ○桂山先生曰本草藏器云鹽去皮膚風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疾上令藥力行 沐 疾 疾 古本趙本亦沐作沐千金作右二味治下篩沐頭竟以方寸匕摩頂上日三徐沉已作以尤本無○桂山先生曰此方外臺引千金程氏金鑑並爲宋人附方是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爲腎弱即爲肝程曰節之交三百六十五十二筋皆結於骨節之間筋骨爲肝腎所主今肝腎并虛則脈沉弱風邪乘虛淫於骨節之間致腠理疎而汗易出鑑云趙良曰腎主水骨与之合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与之合血虛則脈弱故病在筋也桂山先生曰按此二十二字脈証移于下文味酸則傷筋之首文脈貫通肯趣明顯蓋古本當如是矣

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程曰汗者心之液汗出而入水浴則水氣傷心又從流於関節交會之處風与濕相搏故令歷節黃汗而疼痛也鑑云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爲水所阻水汗相搏聚以成濕久變爲熱濕熱相蒸是以歷節者蓋省文也如水傷心注家就心主汗爲解然汗出入水中恐不遽傷及心且歷節是筋骨間病固不干心藏仍疑心字有誤或曰心主血脈傷心猶言傷血脈亦屬肌說溥按此四字雖解蓋如而古通用心恐腎字訛心腎音相近存攷

故曰歷節程曰聖濟總錄曰歷節痛不得流通関節諸筋無以滋養真邪相搏所歷之節悉皆疼痛或晝靜夜發痛徹骨髓謂之歷節風也尤曰按後水氣蒲中云黃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合觀二條知歷節黃汗爲同源異流之病其瘀鬱上焦者則爲黃汗其併傷筋骨者則爲歷節也葛庭先生曰按歷節黃汗之辨尤氏爲確徐氏曰黃汗重在腫歷節重在痛亦是今更審之曰黃汗出曰肢節疼痛曰發熱皆是二病所俱有然歷節之黃汗特在痛處 曰歷節黃汗出是 黃汗之汗浴于周身 曰汗浴衣色正黃如藥汁是 歷節之腫多止下部 曰脚腫如脫曰獨足腫大是 黃汗之腫及于偏體 曰四肢頭面腫是 歷節之痛轉歷諸節 其名可徵 黃汗之痛必不轉歷 曰骨節疼痛曰腰髖疼痛曰身疼重是 且其胸中窒如痛久不愈必致癰腫等証實黃汗之所獨而歷節則無此瘀鬱之態也但近時未見黃汗病亦未見歷節有黃汗出者姑就文義而論之已

跌 過 跌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程曰亦歷節之脈而滑者乃素積酒穀濕熱招風爲病也跌陽脈浮滑為風邪入胃滑屬水穀爲病此頭脈浮而跌陽則知胃家內濕招風爲病也跌陽脈浮滑為風邪入胃滑屬水穀爲病此頭脈浮穀氣實浮則汗自出程曰亦歷節之脈而滑者乃素積酒穀濕熱招風為穀氣實然內濕外風相蒸風熱外越津液隨

之、故汗
自出也、

少陰脉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程曰、少陰、腎脉也、脉在太谿、若脉浮而弱、則血虛、則邪從之、故令浮弱、風血相搏則邪正交爭於筋骨之間、則疼痛如掣、尤曰、趺陽少陰二條合看、知陽明穀氣盛者、風入必与汗俱出、少陰血不足者、風入逐著而成病也、葉廣曰、按凡病必先診寸口、而後及趺陽少陰、固其所而聞有舉寸口而不及趺陽少陰者、蓋別無脉狀之可論者、則趺陽少陰不必言也、若夫舉趺陽少陰而不及寸口、則是握足不及手、必無此理、而本証殘脫、往、突然舉趺陽脉而不及寸口、其錯脫可推而知、特消渴水氣黃疸三篇寸口趺陽合論者、是古色之僅存者、学者當擾以斆正全書、乃此三章當合以爲一條、不然不審不文意貫通、竟不可知其脉狀屬何病、注家唯尤氏特能知合二條爲一、惜不知合三條爲一、

盛人脉濇小短氣、血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

趙本、血作自、是、當從、○魏曰、盛人者、肥盛而豐厚之人也、外盛者中必虛、所以肥人多氣虛也、氣虛必短氣、氣虛必多汗、汗出而風入筋骨之間、遂歷節疼痛之証見矣、

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尤曰、緣酒客濕本內積、而汗出當風、則濕復外尋、內外相召、流入関節、故歷節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條觀之、汗出入水者、熱爲濕尋也、風血相搏者、血爲風動也、飲酒汗出當風濕相合也、歷節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爲從虛所得則一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煩羸、趙本煩作魁、沉尤金鑑、亦作厥、脉証、魁羸作魁瘣、類聚同、○桂山先生曰、按歷節即痺論所謂

行痺痛痺之類、後世呼爲痛風、丹溪有痛風論、見于格致餘論、知是元以降之稱、三因直指稱白虎歷節風、是也、白虎病見于外台、引近効方、云其疾晝靜而夜發、即徹髓酸疼作歌、其疾如虎之嚙、故曰白虎病、此即歷節風也、而別爲一証、恐非薛庭先生所謂歷節病、又王肯堂醫鏡、腨腫、先生曰、本草王不留行、一名歷骨、風改和本作江東人呼爲歷節風、薛庭先生曰、按魁羸、恐以魁瘣爲是、雨雅、枹遁木魁瘣、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釋文瘣郭盧罪反、邢昺曰、魁瘣讀若磈磊、據此魁瘣蓋爾雅之魁瘣、謂疼痛之處、盤結磈磊也、正与病証相協、磊亦作礌、見玉藻、其義可見、耳、藉疑爾雅魁瘣或魁瘣鴻然前人未言及、俟識者、又見是魁瘣之从肉者、益足以徵前說、蓋次條亦有身體羸瘦而魁瘣字所不習見、故後人改作厥、羸而其本義晦矣、

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温温欲吐、

魏曰、温熱在體、風邪乘之、而歷節成矣、于是掣痛之勢如脫、甚不可奈、温上甚而爲熱、上甚而引風、上甚而耗氣、衝胸頭眩、短氣温、欲吐、皆風邪熱邪、温邪合爲患者也、桂山先生曰、痺氣下注、脚腫如脫、上行則頭眩、短氣擾胃則温、欲吐、表裏上下皆痺、故其治亦雜揉、薛庭先生曰、按肢節疼痛、身體魁瘣、脚腫如脫、三證疊言者、亦猶麻黃湯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例、且此云脚腫如脫、次條云猶足腫大者、言寒温下注、下部特浮、其久不愈者、往、變爲鶴膝風、亦温滯所致、耳、又短氣与

甘草附子湯証短氣同机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魏曰主之以桂枝芍藥知母湯治風治濕白朮甘草之甘平補中芍藥知母之酸寒苦寒生血清熱是風濕熱三邪並除之法也其間加附子走濕邪于經隊中助麻桂為驅逐非以温經也況此方乃通治風濕熱三邪之法非常為瘦人出治也肥人平日陽虛于內者多非扶助其陽氣則邪之入筋骨間者難于輕使之出用附子于肥人尤所宜也勿嫌其辛温而云不可治血虛內熱之証也瘦人陰虛火盛之甚加芍藥減附子又可臨時善其化裁矣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姜五兩

白朮五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趙本作二枚

桂山先生曰桂麻防風發表行痺甘草生姜和胃調中芍藥知母和陰清熱而附子用知母之半行陽除寒白朮合于桂麻則能祛表裏之濕而生姜多用以其辛温又能使諸藥宣行也与越婢加朮附湯其意畧同況氏則謂脾胃肝腎俱虛非也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千金外臺防風湯七升作一斗二升作三升其方与本方少異○莖庭先生曰按趙氏曰分兩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劑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錢此說有理蓋此方九味都三十一兩當今秤十二錢五分八氂八毫水七升當今量七合七勺則當從防風湯改正為順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

徐曰此論飲食傷陰致榮衛俱痺足腫脛冷有類歷節但當以發熱別之也謂飲食既傷陰然味各歸其所喜改酸為肝之味過酸則傷筋筋所以束骨而利機關傷則緩漫不收肝氣不斂故名曰泄鹹為腎之味過鹹則傷腎腎所以華髮而充骨傷則髓竭精虛腎氣痿憊不斂根蒂源斷故曰斷泄鑑云名曰斷泄之泄字當是絶字始与下文相屬必是傳写之誤

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禦四屬斷絶

程本四屬作四肢○徐曰飲食傷陰榮先受之乃榮氣不通榮衛本相依榮傷衛不獨治因循既久榮衛俱微三焦所以統領內氣而充貫四肢者也失榮衛之養而無所禦恃以為御之者攝也四屬之氣不相統攝而斷絶四屬者四肢也桂山先生曰按平脉法林億注四屬者謂皮肉脂髓成注亦同

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

歷節也、程魏以此條接下烏頭湯為一條、非。○徐曰、元氣既憊身體羸瘦、足尤在下、陽氣不及、腫大脛冷、榮中氣爵則熱而黃汗然、此皆陰分病非歷節、歷節挾外之濕邪而重且痛也、唯外邪必發熱、故曰假令發熱是表分亦有邪、從肌肉而歷關節、便為歷節、尤曰、虛病不能發熱、歷節則未有不熱者、故曰假令發熱、便為歷節、後水氣蒲中又云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蓋即黃汗歷節而又致其雜也、

病痛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古本、趙本冒頭痛字、亦作病字、是脈証同、疼痛二字、在歷節下、亦是○沉曰、此寒濕歷節之方也、証詎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此風少寒濕居多、痺於筋脈關節肌肉之間、以故不可屈伸、疼痛、即寒氣勝者為痛痺是也、淳按此所稱烏頭湯者、与後方自異、蓋与寒疝附方所收外臺烏頭湯同方、而其方原出于千金賊風門、烏頭芍藥甘草大棗生姜桂心蜜七味者、詳見于寒疝門、

烏頭湯方、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尤本、治上有亦字、程金鑑刪治字、人所添、今從之、○淳按此与後條俱載脚氣之治、方而脚氣之稱、固非古名、說見下條、且此方千金外臺及医心方等、並不收載、蓋亦非仲景方、恐宋以前人所附、

麻黃　芍藥　黃芪　各三兩　甘草炙　趙同而欠兩數、徐沉尤並云三兩、

川烏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豆頭、沉曰、所以麻黃通陽、出汗散邪、而開痺著、烏頭駈寒而燥風濕、芍藥收陰之正、以蜜潤燥、兼制烏頭之毒、黃芪甘草、固表培中、使痺著開而病自愈、諸治脚氣疼痛者、亦風寒濕邪所致也、張氏医通云、烏頭善走入肝、逐風寒、故筋脉之急者、必以烏頭治之、然以蜜煎、取緩其性、使之留連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潤、又可益血養筋、兼制烏頭燥熱之毒、莊庭先生曰、按此方比之桂芍知母湯、其力更烈、治歷節初起急劇証、功効不可言、黃芪亦。右五味、咬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以驅濕、說見于前、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蠶石湯、治脚氣沖衝心、程本、金鑑不載此方、至蒲末五方、並刪、○尤曰、脚氣之病、濕傷於下、而氣衝於上、蠶石味酸澁性燥、能却水收濕、解毒、解濕收上衝自止、莊庭先生曰、按此方用之脚氣如痿軟引日者、或見奏功、衝心之証、豈其所宜、

蠶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莊庭先生曰、活人書、稱脚氣用湯淋洗者、医之大禁、而景岳全書、詳論禁不禁之別、當參、○桂山先生曰、按千金論脚氣云、魏周之代、蓋無此疾、所以姚公集驗、殊不慭

懃徐王撰錄未以為意外臺蘇長史云晉宋以前名為緩風古來無脚氣名由此觀之此方亦是宋以前人所附非仲景原方明矣程曰凡仲景方經証在前而方在後未有方在前而証在後者固然

附方 趙本無此二字

古今錄驗續命湯 千金名大續命湯○王氏古方選注云古今錄驗者其方錄於竹簡從古至漢始刊於金匱附方中續命者有却病延年之功桂山先生曰按十六國春秋有盧循遺劉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又欧陽修有細為續命錄之句可徵二字之訛延年矣

治中風痱 千金西洲續命湯主療与此同注云一作入藏○桂山先生曰按漢賈誼傳云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病師古注辟足病痱風病也聖濟總錄云痱字書病痱而廢肉非其肉者以身體無痛四肢不收而無所用也樓氏鋼目云痱廢也痱即偏枯之邪氣深者以其半身無氣管運故名偏枯以其手足廢而不收或名痱或偏廢或全廢皆曰痱也知是痱即中風之證脉解蒴瘖俳即瘖痱也徐則謂痱者痺之別名此說本喻氏法律尤誤矣

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 外臺下有不知人三字千金冒昧作不識人 原注姚云與大續命同兼治婦人產後去血者及老

或拘急不得轉側

人小兒外臺以原注文直接本文下千金無或字急下有皆痛二字○況曰靈柩熱病云痱之為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靈此間有知可治三字甚則不能言不可治故後人倣此而出方也尤曰痱者廢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氣之擾亦真氣之衰也

麻黄 外臺有去節二字

桂枝 千金外臺作桂心

當歸 人參

石膏 外臺有碎綿裹三字

乾姜 甘草 各三兩 千金桂心以下六味各一兩外臺各二兩

杏仁 四十枚 外臺有去皮尖兩人五字

芎藭 原缺兩數千金用三兩外臺用一兩

尤曰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參當歸所以養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乾姜為復氣之需乃攻補兼行之法也薛生白曰按此方即大青龍湯變方而尤氏所謂攻補兼施者已中風邪氣本輕但以血氣衰弱殊甚故招其侮大抵表候為內証所掩往往使人難于辨認蓋續命湯發表補虛對待為方實為中風正治之劑而推其立方之旨則亦足以明中風所因之理学者豈可不深味乎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 温服一升 趙本亦有四字千金四升作三升分三服

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

服無所禁勿當風冷并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外臺煎法後云范汪方主病及用水升數煮取多少並同汪云是仲景方本欠兩味桂山先生曰汪為東晉人而其言如此正知此亦仲景舊方原本失載宋呂因而附之也

千金三黃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三因云兼治賊風偏風猥退風半身不遂失瘖不言○千金賊風門出此方云仲景三黃湯拘急代桂枝為風入之深者設也以細辛代乾姜為邪入于陰者設也以黃芩代石膏清熱為濕爵于下熱甚于上者設也○魏曰亦為中風正治而少為變通者也以獨活代桂枝為風入之深者設也以細辛代乾姜為邪入于陰者設也以黃芩代石膏清熱為濕爵于下熱甚于上者設也

麻黃五錢分 趙本諸麻作分下並同千金作十二銖千金翼作分外臺醫心有去節二字 獨活四錢分 千金作一兩翼作四兩醫心作五分 細辛二錢分 千金作十二銖翼作半兩醫心作一分 黃芩三錢分 千金作十八銖 千金翼作半兩 黃芪二錢分 千金作十二銖翼作半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古本趙本六有分字千金及翼外臺醫心五升作六升分温三服醫心汗下並有出字末勺有即愈二字無加減法心熱加大黃二錢分千金並翼心下有中字魏曰外臺二錢分作半兩○魏曰以洩熱也腹滿加枳實一枚趙本諸本亦痛作滿千金腹滿作脹滿一枚作六銖外臺作一分炙○魏曰以開爵行氣也氣逆加人參三錢分千金作十八銖○魏曰以補中益胃也悸加牡蠣三錢分千金悸上有心字翼三分作十八銖外臺有款字○魏曰防水邪也渴加括蔞根三錢分千金無根字翼三分作十八銖兩益是古式○魏曰以肅肺生津除熱也大約為虛而有熱者言治也先有寒加附子一枚千金並翼附子薤庭先生曰千金分字皆作銖上有八角二字外臺同一枚下有炮字○魏曰先有寒即素有寒也素有寒則無熱可知設有熱亦內真寒外假熱而已云加附子則方中之黃芩亦應斟酌矣此又為虛而有寒者言治也

近効方木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

補中益精氣趙本、暖作煖類聚作朮附子湯外臺作白朮附子湯而此下載甘草附子湯主療風濕相搏骨節疼痛云云三十餘字○徐曰腎氣空虛風邪乘之漫無出路風扶腎中濕陰之氣厥逆上攻致頭中脘苦至極兼以胃氣亦虛不知食味此非輕揚風劑可愈故用附子煖其水藏白朮甘草煖其土藏水土既煖陽和之氣可以立復而濕陰之氣不驅自下矣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姜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桂山先生曰按外臺風頭脘門所載近効白朮附子湯有桂枝而無生姜大棗右四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為三服日三初服得微汗即解能食復煩者將服五合以上愈此本仲景傷寒論方即是甘草附子湯也而此所載去桂加朮附子湯且煎法及分兩宋人所改不知何以差謬如此蓋孫奇等失之不檢也薛庭先生曰按前有頭風摩散後人仍附此方本不干中風也

崔氏八味丸治腳氣上入、少腹不仁趙本小亦作少○尤曰腹腎氣不治濕寒之氣隨經上入聚於少腹為之不仁是非驅濕散寒之劑所可治者須以腎氣丸補腎中之氣以為生陽化濕之用也薛庭先生曰蓋此方証即病邪淹留痺著少腹者故從緩治更有少腹不仁屬衝心之漸者實非此方所對也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署薯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桂枝　附子炮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外臺腳氣不隨門載崔氏方凡五條第四條云若腳氣上入少腹不仁即服張仲景八味丸方用澤瀉四兩附子二兩桂心三兩山茱萸五兩餘並同於本書右八味搗篩蜜和為丸如梧子酒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薛按據之仲景以此方非治腳氣其治腳氣者係崔氏治用薛庭先生曰按徐氏以厲風為癩甚誤矣故後人附以此方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腳弱古本趙本及諸本內作肉是○桂山先生曰按徐氏以厲風為癩甚誤矣外臺引刪繁肉極論云凡肉極者主脾也脾應肉又脾合若脾病則肉變色云云脾風之狀多汗陰動傷寒云則虛云則體重怠惰四肢不欲舉不欲

勝雄寅曰候氏黒散風方湯防已地黄湯頭風摩散茗石湯諸方盡係附方

飲食、則欬、則右脇下痛陰、引肩背、不可以動轉、名曰厲風、是也、

麻黄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三兩　甘草二兩

白朮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分温三服、〇惡風、加附子一枚、炮、桂山先生曰、按千金肉極門不

見方云、方見七卷中、脚氣門、所載越婢湯有附子、故外臺肉極門引千金、亦有附子、煎法後云、一名起脾湯、而脚氣門越婢湯方後注云、此仲景方、本云越婢加朮湯、又無附子、胡洽云、若惡風者、加附子一枚、多冷痰者、加白朮、蓋孫喬等、彼是湊合所録、故与外臺有少異焉、葛庭先生曰、按此亦以治脚弱而附之也、〇淳按此篇諸條、非仲景之舊文、者居多、蓋舊文既亡、後人採用諸書、而附于此篇、故如侯氏黒散、外臺引古今録驗、如風引湯、引崔氏、如頭風摩散、引千金、如防已地黄湯、係徐嗣伯方、蓋先揭方名、而後云治某症、其文法与前後諸篇不同、全似後世証方之例、故脉証不收

此四方、及烏頭湯、茗石湯、條、可亦以徵矣

慶辰正月廿七日抄録了
明治庚午後十月九日校讀一過了　信淳